日本明治卅八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日本明治四十年十二月廿五日發行

THE MINPAO MAGAZINE

8 Nichome Shinogawamachi
Ushigomeku
TOKYO JAPAN

民報

第拾八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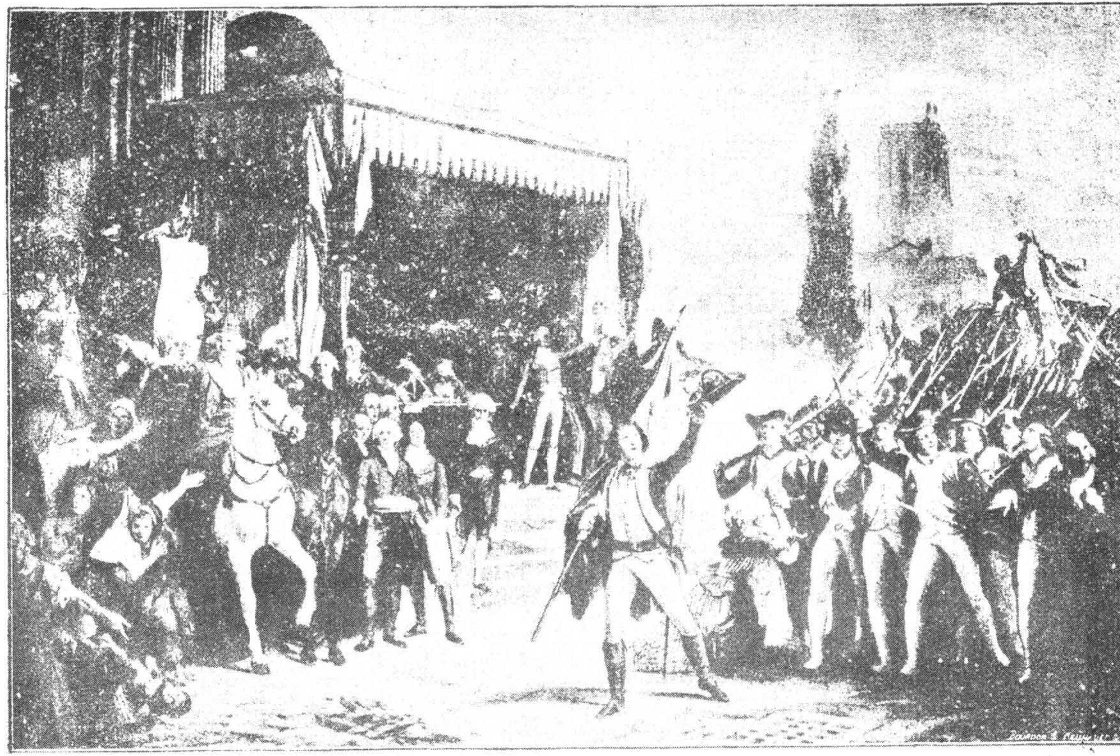
Telegraphic address:
MINPAO TOKYO

民報第拾八號目次

●圖畫
▲法蘭西革命之氣象
▲法蘭西革命時代少年護國軍之出征
●辨滿洲非中國之臣民（續前）……韋裔
●釋俠……運甓
●法國革命史論……寄生
●論立憲黨與中國國民道德前途之關繫……不佞
●記事
▲紀清貝勒溥倫來日事……寄生
●談叢
▲雙梧軒偶記……定思
●小說
▲虎口餘生記……七曲山民譯
●來稿
▲哀太平天國……信川
▲大同報滿漢問題駁論……尊周
●附錄
▲徐錫麟傳……南史氏
▲桑灘遺徵……漢思



法蘭西革命之氣象



法蘭西革命時代少年護國軍之出征

辨滿州非中國之臣民（續十五册）

韋裔

滿洲本居鄂多理城。自肇祖始移居赫圖阿拉。寄居建州右衛地

滿洲源流攷云。自始祖宜三妹之亂。建國鄂多理城。即以滿洲建號。繼繼繩繩。靈篤慶。洪惟肇祖原皇帝。創業于赫圖阿拉之地。卷一

又云。肇祖原皇帝。始居赫圖阿拉。是爲興京。實右衛之地。舊邦新命。王迹肇基。恢天作之鴻模。啓億年之景運。卷七〇東華錄神武記略同

林啓圖啓東錄曰。吉林爲滿洲舊國。始祖所居之寧古塔在焉。距肇祖降生。相距不過十世。與興祖顯祖。仍稱寧古塔貝勒。而發祥之地。己遷盛京東境之興京。舊名赫圖阿拉。在蘇克素護河嘉哈河之間。西距盛京二百七十里。東距寧古塔千二百里。未得遼瀋以前。四世咸宅。即明之建洲右衛也。

又云赫圖阿拉爲興京實右衛地也。

案此數條最爲明晰滿洲當肇祖以前本非建洲之人民肇祖以後爲寄居建洲右衛之人民不揭建洲全境非滿洲所有即建洲右衛之地亦非滿洲爲之長也

能一編曰自肇祖原皇帝移居赫圖阿拉世稱寧古塔貝勒生二子長充善次褚晏充善生三子長妥羅次妥义謨次錫寶齊篇古錫寶齊篇古生興祖興祖即景祖之父景祖諱覺昌安克繼大業居赫圖阿拉伯兄德世庫居覺爾察仲兄瑠闡居阿哈和洛叔兄索長阿居和洛噶善長弟寶朗阿居尼瑪蘭次弟寶實居章嘉分築五城距赫圖阿拉近者五里遠不過二十里環衛而居並稱寧古塔貝勒之號

案清代官書所記均畧與同惟此所記大詳然觀其仍稱寧古塔貝勒則未受明封可知其非建洲右衛部長亦可知考肇祖爲覺昌安（即景祖）高祖而嘉靖之去成化不越六十年據高拱邊畧葉向高安直傳均言成化之時李滿住凡察

後裔均得承襲。凡察爲建洲右衛部長（均見前）則明當成化時領建洲右衛者仍爲凡察之裔。肇祖爲覺昌安高祖。覺昌安生于嘉靖時。由是而上溯之。則肇祖遷入建洲右衛必遠在成化以前。昭然可知。如曰遷入以後即領建洲右衛。何以成化之時領建洲右衛者仍屬凡察之裔乎。以是知滿人遷入建洲右衛。不過伺于客民之列。未嘗爲其部長也。即覺昌安之時。雖稍强大。或竟併建洲右衛地。然固未嘗受明封號也。使受明封號。何爲仍以寧古塔貝勒自稱乎。

滿洲源流考曰。爰及景祖觀光揚烈。乃擧五嶺以東蘇克素護河以西諸部而撫綏之。（卷一）

能一編云。景祖率諸目勒征服五嶺以東蘇克素護河以西諸部落。

案此或係覺昌安佔據建洲右衛事。建洲右衛本非滿人所有。滿人佔據其地。所謂以客民侵奪土民也。然當時亦未聞受明官號。

陳建皇明世法錄云。初奴兒哈赤祖叫坦。父塔失。並從征阿台。爲嚮導。死于兵火。（引建州考）

又云。奴兒哈赤祖叫場父塔失。並及于阿台之難。

天都山人建洲女直考云。失是奴酋父他失乘醉入我邊塞堡。邊吏誅之。奴酋遂恨。

茅元儀武備志云。王景阿台諸部桀猂。時貢時叛。萬歷初。好語誘撫順之守將出而殺之。是時神庙新御。張居正爲相。以法繩邊吏。邊吏凜凜。事聞。責之。撫臣張學顏鎭臣李成梁。遂不踰年搗其穴。大有斬獲。告庙獻俘。是時阿台之女夫曰他失。他失之子曰敎場。成果之掩殺阿台也。實使給之。已而並殺之阿台城下。教場有子曰奴兒哈赤。

東華錄云。先是尼堪外蘭。陰搆明寧遠伯李成梁。引兵攻古哷城主阿太章京及沙濟城主阿亥章京。成梁授尼堪外蘭兵符。率遼陽廣寧二路進。成梁與遼陽副將分攻兩城。尋克沙濟城。殺阿亥。復合兵攻古埒城。阿太章京妻。景祖女孫也。景祖聞古哷兵警。恐女孫被陷。偕顯主往救。既至。見成梁兵方接戰。令顯主俟于城外。獨入城。欲携女孫歸。阿太不從。顯主俟良久。亦入城探之。古哷守禦甚堅。成梁

攻之不能克。因責尼堪外蘭起釁敗軍之罪。尼堪外蘭大懼。至城大呼。紿城中士卒殺阿太洛成梁盡誘城中人出而屠之。尼堪外蘭復搆明兵害景祖顯祖焉。（滿州源流考諸書同）

案叫場教場均係覺昌安之對音。即清代之景祖也。塔失他失均係滿洲官書塔克世之對音。即清代之顯祖也。爲覺昌安第四子。清太祖奴爾哈赤之父。惟武備志言他失之子曰教場。當云他失之父曰教場。教場有子曰奴兒哈赤。當云他失有子曰奴兒哈赤。此茅氏記事之誤也。至于覺昌安父子之死。世法錄稱其爲明軍死難。建洲女直考稱他失乘醉入邊爲邊吏所誅。滿洲官書。則言其爲明兵所害。三說不同。足證明人于滿洲之事。多在傳聞疑似之間。然女直考爲私史所言似不足信。以事勢測之。當以武備志所記書爲得實。以明人記事之書。與滿洲官書相證。王景之子阿台。即古哷城主阿太章京也。台大同音則沙濟城主阿亥章京當亦阿台之同黨。至于尼堪外蘭。滿洲官書又稱爲蘇克素護何部之圖倫城主。又陰搆李成梁攻阿台。必係王台之黨無疑（王台見前）至

滿洲與阿台爲戚屬阿台妻爲覺昌安子孫當以東華錄所言爲實武備志言阿台之女孫曰他失亦傳聞之誤也惟武備志言成梁掩殺阿台給教場他失。已而並殺之阿台城下最爲得實蓋滿洲當此之時與阿台爲戚屬又從明軍攻之蓋持首鼠兩端之策者也明軍用之亦疑信參半惟其曾用之爲助兵故世法錄有从征阿台爲嚮導之說也惟其復爲明軍所殺故滿洲官書有明殺我二祖之說使非曾助明軍則奴兒哈赤不能以祖父死王事請封（見下節）使非爲明軍所殺則奴兒哈赤不能以七恨復仇蓋覺昌安父子欲利用從明攻阿台之名以救其女李成梁以其持兩端故于阿台既平之後潛加殺戮而以从明軍戰死報朝廷並以我死報奴兒哈赤以爲掩飾之地此明人記事之書所由多與滿洲官書互異也厥後奴兒赤哈即利用祖父死王事之名以向明廷請封又探知其確爲明軍所殺故又告天復仇此均可援武備志所言推測而知者也惟世法錄昧其爲成梁所殺事東華錄又諱其助明軍事以致記事互歧耳要而論之覺昌安父子雖曾從明軍然並未受明廷之封蓋僅以建洲右

衛之客夷視之耳不得據此謂滿洲爲中國臣民也

又案尼堪外蘭既係王台之黨據明人記事之書。均以阿台以後。建洲爲王台所領。（見前）而滿洲官書。又屬言奴兒哈赤征服滿洲諸部事。（見下節）則滿洲之得建洲全部即係翦削王台所屬之部矣此滿州興起之始也

自奴兒哈赤始受明封。始全有建州地是滿人于建州亦爲侵入

皇明世法錄云。奴兒哈赤佟姓。故建州枝部也其祖父並及于阿台之難。乃走自雄果方。

茅元儀武備志曰。奴兒哈赤當其祖父之死也。年十六。請死。成梁顧哀之。

案此乃奴兒哈赤初起時未受明封之證也惟世法錄以爲佟姓。係傳聞之誤。然亦足證其非明代臣民使其爲明代臣民則姓氏不致訛傳矣又世法錄稱爲建州枝部。亦滿州非即建州之證

武備志云。成梁慮諸部勅書無所寄。遂悉以授奴兒哈赤。封爲龍虎將軍。龍虎將軍者。國家授夷狄之尊官。奴酋遂藉以號召東方。盡有諸部之地。歲以貂蔘互市。

得金鐵十餘萬。誘併江夷。得其珠窟。懸珠屋角。羅列珍寶。子女璀璨。侍御嚴肅。有如王者。

皇明世法錄云。建州夷酋奴兒哈赤。以姻歹商先入貢。且以輸叛夷堯五十乞陞賞。萬曆十七年。竟與都督秩。以此遂雄長諸夷。初奴兒哈赤祖父死兵火。奴兒哈赤方幼。李成梁直雛視之。後稍蠶食張海色失諸酋。及與歹商爭張海。因約婚罷兵。且殲叛夷。愬祖父殉國狀。以都指揮驟躋崇階。與南關埒。其心因已騰踴鴟張矣。（建州考）

又云。萬厤二十三年。加奴兒哈赤龍虎將軍。奴兒哈赤既走雄東方。漸北侵張海色失諸酋。蠶食之。（中畧）聯卜寨那林孛羅圖歹商朝議。諭歹商約婚。奴酋罷兵。是後奴兒哈赤亦時時于撫順諸堡。送所掠人口。自結于漢。居頃之。有住牧水扎河部夷堯五十等。掠柴河堡。射追騎。殺指揮劑斧。走建州。宣諭奴酋。即斬堯五十以獻。乞陞賞。又因貢夷馬之設。述祖父與圖王果阿台有殉國忠。今復身率三十二酋保塞。且鈐率建州毛憐等衛。驗馬起貢。請得陞職。掌東夷。時開原參政成遜

遼海參政栗在庭。合查本夷原領勅二十道。係都指揮伊祖父爲鄉導勳王杲後並死兵火。良然今奴兒哈赤屢還漢人口且斬堯五十。有功。得陞都督制東夷。便德督侍郎張國彥以聞報可。時万厤十七年九月也。奴兒哈赤既竊名號夸耀東夷。則勢益强。後三年。倭陷朝鮮。中朝徵兵如雨。貢夷馬官名三非。人名乃稱建州與朝鮮錯壤。奴酋忠義控弦數萬。可檄諭倭報効不果而奴兒哈赤。方與那卜二酋爭。後竟殪卜寨旋以保寨功至是得加秩視王台時矣。

案此乃滿洲受明封之始也奴兒哈赤受明封。蓋始爲都指揮繼爲都督繼陞龍虎將軍此明人承認滿州領建州之始蓋明人於遼東邊夷鮮徵實之書世系封爵多據傳聞疑似之詞故于滿州種族昧其非建洲土著之民授以統治之權致以客民代土族又經王杲阿台之亂欲相安無事故于王台既衰之後即以奴兒哈赤代握其權此明廷之疏于防邊也然當時之奴兒哈赤亦欲利用明封以遂其併吞之計故借祖父死王事之說以乞陞賞又入貢討叛以堅明廷之信故明臣亦信之不疑至有欲恃之討日本者實則均滿洲之狡謀即

老子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也故外飾歸順之名中含復仇之計利用人之信已以侵畧鄰封實則曷嘗有順明之心哉觀天都山人建州女直考曰「奴酋憤父之死日與弟速兒哈赤厲兵秣馬設險擺屯數年前精騎一萬今且至數萬」武備志亦曰「奴未叛先已富强生聚修築訓練無暇日招亡命講星術論韜畧天下皆知其將大舉」是則滿洲受明封之時即其蓄志報明之時其受明封者僞也即乾隆四十二年之上諭亦曰「我祖宗時曾受明龍虎將軍封號亦無足異我朝初起時明國尙未削弱因欲與我修好借此以結兩國之歡我朝固不妨爲樂天保世之計」是滿洲之受明封本係滿洲之狡計乾隆帝亦未嘗諱言也要以奴爾哈赤以前滿洲未受明封奴兒旅赤之受封又係一時之狡計與明爲敵之謀已兆于此安得據彼族權宜之計遂確定其爲中國臣民哉使果爲中國臣民則其侵張海色失之時與那卜二酋（此均海西衛部落與建州無涉玆不贅述）相爭之日何以不告以明廷而擅興師旅乎以是知受封僅屬羈縻因與本國之臣民不同也

本國之臣民不同也。又案明封奴兒哈赤由于滿洲得建州之地。滿洲初入建州。僅寄居建州右衛耳。厥後漸次擴張之。併建州全境。此實滿洲佔領建州之始末也。試判其事于下。

啓東錄云。當明萬歷時。今盛京吉林黑龍三將軍所轄境內。滿洲國分部五。曰蘇克素護河。曰渾河。曰完顏。曰棟鄂。曰哲陳。長白山國分部二。曰訥殷。曰鴨綠。東海國分部三。曰窩集。曰瓦爾喀。曰庫爾喀。呼倫國分部四。曰葉赫。曰哈達。曰輝發。曰烏拉。各自雄長。互相凌暴。呼倫四部。烏拉在吉林。當滿洲東北。輝發哈達葉赫在興京北。爲明海西衛。東海三部。在寧古塔東。爲明野人衛。而滿洲五部。長白山二部。則皆建州衛。我太祖以萬歷十二年。攻鄂棟部之翁鄂洛城。克之。十三年。攻渾河部之界藩城棟嘉城薩爾滸城。十四年。攻蘇克素護河部之瓜爾佳城渾河部之貝琿城哲陳部之托摩和城。皆克之。十五年。攻哲陳部克二城。十六年。復克完顏部。環境五寨部皆服。乃全有建州。以其土產東珠人參紫貂玄狐猞猁猻。與明市於撫順清河寬甸靉陽四關。兵食日以强。由是海西東海諸國。咸隸於版圖

矣。卷二

案此條所載與滿洲各官書相同惟各官書均甚繁此書所記最爲簡約明晰蓋建州衞與建州左右二衞並稱建州三衞此列于奴兒千三百七十六衞之中者也其地甚狹若建州與海西野人並稱三衞則建州爲建州衞附近各衞所之總稱凡遼陽以東鴨綠江以北之地均稱建州蓋以該境各衞所中以建州衞爲最大故以專名代表公名也啓東錄所稱建州係指建州衞附近之總名言蓋該地當明初時空名衞所不下百餘後漸行呑併遂僅存滿洲五部長白山二部此萬厤時代之形勢異于永樂之時者也啓東錄言滿洲五部長白山二部皆係建州衞此語最明足證奴兒哈赤初起時並未嘗兼有建州全境蓋滿洲之先僅寄居明建州右衞故地至倂呑滿洲五部長白山二部不獨建州衞及左右二衞地爲其所有即建州衞附近各衞所總冒建州之稱者亦爲奴兒哈赤所有而王台所領之部至是均爲奴兒哈赤屬地矣故啓東錄謂其全有建州也由是而言則滿洲對于建州全境亦爲侵入不得謂建州本滿洲

所有矣特明人于其佔領建州後即以此名封之耳。

滿洲源流考云。蘇克素護河。在淸河東。所屬城寨曰圖倫城。太祖癸未年起兵討尼堪外蘭于此。曰薩爾滸城。亦癸未年攻取。曰瑪爾墩寨。甲申年攻取。曰安圖瓜爾佳城。乙酉年攻取。曰嘉木瑚城。曰沾河寨。曰古埒城。曰沙濟城。皆癸未以後所征服。

又云。渾河。太祖甲申年征之。鑿道葛哈嶺。乙酉年。敗其兵于太蘭岡吉林岩。所屬城寨。曰巴爾達城。丙戌年攻取。曰兆佳城。己丑年攻取。曰杭甲城。曰扎庫爾城。曰東佳城。曰伯伊顏寨。俱以次攻取之。

又云。完顏。太祖戊子年平其部。

又云。棟鄂。在寬甸堡外。有齊吉達城翁鄂洛城。太祖甲申年征之。戊子來歸。

又云。哲陳。太祖乙酉年征之。托漠河章甲巴爾達界藩俱集兵來禦。我兵四百人。敗其八百人。丁亥年復征克之。

又云。訥殷有佛多和城。太祖癸巳年勦誅訥殷部長于此。

又云。珠舍哩。太祖癸巳年征之。

案啓東錄于長白山部中不數此部。是其疏也。

又云。鴨綠江部。太祖辛卯年征服之。

案此乃滿洲征服建州各境之次第也足證建州全境本非滿洲所有

又案據能一編諸書言太祖憤明殺二祖。請明討尼堪外蘭明人宣言曰。必若是。將以尼堪外蘭爲滿洲國主。寧古塔諸貝勒恐招明禍欲殺太祖歸尼堪外蘭。而尼堪外蘭。又得哈達部之援。太祖乃以顯祖之遺甲十三副。起兵討尼堪外蘭。取圖倫由嘉班追至撫順邊。外尼堪外蘭逃入明邊。繼又築城于鄂勒琿自守。太祖遣使向明求之。斬其首而歸。蓋建州當王台後尼堪外蘭代握其權滿洲滅尼堪外蘭故得乘勝削平諸部故觀于尼堪外蘭之事足證滿洲之于建州悉由戰爭而得矣

皇明世法錄曰。萬曆時。東方諸夷之爲衛所甚衆。而建州領其名。並毛憐曰建州女直。即今奴兒哈赤之屬。

武備志云。奴兒哈赤。即建州達子。係金後裔。遼陽邊住牧。初年甚弱。遼東兵出邊征勦。受降進貢。近來夷類漸繁。虜勢頗大。部落夷人約五萬有餘。

案此二書均作于萬歷後。故據現時之事實以建州爲奴兒哈赤所有而遺往昔建州之歷史實則奴兒哈赤以前有建州者均非奴兒哈赤之祖也試將滿洲侵入建州之次第依滿洲之世系列表如左。

- 清肇祖（始由寧古塔遷建州右衛之赫圖阿拉爲建州客族）
  - 充善
    - 安羅
    - 安義謨
    - 錫寶齊篇古
      - 清興祖（兄弟共六人自是始築城環居赫圖阿拉附近仍未離建州右衛）
        - 德世庫
        - 留闡
        - 索長阿
        - 覺昌安
          - 塔克世
            - 奴兒哈赤（始侵入建州全部地後遂叛明爲清太祖）
        - 包朗阿
        - 寶實
  - 晏褚

由此表觀之則知清肇祖以前咸爲寧古塔附近之民肇祖以後始爲建州右衛之客族至于覺昌安父子仍未受明封僅爲建州右衛之客民迄奴兒哈赤始全有建州此建州初非滿人屬地之確證也

既得建州以後即棄明封而建國號與明並立

案滿洲全領建州地約在明萬歷二十年後而萬歷四十四年奴兒哈赤即改元天命自立爲國其間相去不越二十年又據天都山人建州女直考言「奴兒哈赤自萬歷三十四年以勒索軍糧爲名遂不復貢擁衆要挾侵犯遼陽」是萬歷三十四年滿洲已與明絕斯時距改元建國尙閱十年其距佔領建州全土亦不過十餘年又據皇明世法錄言「萬歷十七年與奴酋都督秩驟躋崇階與南關勒心固已騰踊鴟張」武備志亦言「奴兒哈赤于既授龍虎將軍後天下皆知其將大舉」（其詳均前見）是奴兒哈赤甫受明廷之封即蓄叛明之志蓋與明並立之心即兆于甫領建州之時矣由是而言建州既屬滿洲即具離明獨立之實固未嘗爲明屬土也不過始則僞受明封繼則並棄明封而與明並

立耳雖據女直考諸書。謂萬歷三十四年。滿洲始不復貢。一若三十四年以前。尙爲明屬。實則不然。茅氏武備志歷叙奴兒哈赤受封以後事。其言曰「北關地正直開原。彼欲吞北關。以爲寇遼之基。時有甌脫地。本我界也。爲奴所侵。邊臣匿之不以聞。中朝有發之者。李廷機掌禮部。乃命通事李得時齎諭之。奴酋憤裂之。拘其使三月而後釋。事益急。乃調西兵以護遼。命御史熊廷弼往勘之。廷弼乃欵西虜。致東北江夷。以携其黨。時不許貢者二年矣。其人參浥爛至十餘萬斤。奴亦窘。乃聽勘。稍還故地。然橫江之二百里。鴉鶻關之七十餘里。皆不吐。吐佃子峽。密箐峻險。不可耕之地。廷議亦羈縻而已。貢復通。後以楊鎬往撫。奴酋知事未可猝發。請質其子以堅貢好。實欲緩我備而陰襲之也。鎬信之。鎬去。以張濤代。濤亦信之。然朝議不一。久之。質子復還。而援兵亦撤。備禦日弛矣。未幾濤去。郭顯忠代。顯忠卒。李維翰代。未至時。有邊氓以掘參闌出塞。爲奴酋所獲。凡三千餘人。維翰至。奴酋與以幣貨。維翰受其賂。而拘其使。令以殺人者抵。奴酋怒。以死囚人人塞責。維翰令戮之界上。將吏得其賂。旋釋去。奴酋知維翰

之懦而懦遂生心焉。女直考亦曰。「萬曆二十八年。建州奴兒哈赤襲殺猛骨孛羅。其勢始悍。邊臣不與較。奴酋自是有輕中國之心。」夫此皆貢獻未絕以前之事也觀其與明畫界蔽越界之民遣子爲質已隱具與明並立之勢蓋既得建州以後滿洲已不啻自爲一國不必待至萬曆四十四年之改元亦不必待至三十四年之絕貢也安得謂建州入滿洲後仍爲明代之屬地乎故建州未入滿洲前爲明羈縻衛既入滿洲以後則於明爲敵國歷史具在可覆按也又按滿洲建元稱號事人多知之。然既改元稱號則與中國並立爲國其證益明試舉滿洲與中國並立之證甄錄如左。

奴兒哈赤七大恨告文曰。明雖起釁。我尙欲修好。設碑、勒誓。凡滿、漢、人等毋越、疆圉敢有越者見即誅之。見而故縱。殃及縱者。距明復渝誓言。逞兵越界、衛助葉赫。恨二也。

案設碑勒誓即熊廷弼勘界之事也足證滿洲未改元之先已與明劃區疆界使非與明並立或爲明屬地安得有設界碑之事又安有禁越界之事乎且其

言曰。凡滿漢人等。毋越疆圉。則彼固明以滿人爲界外之民矣。此滿洲與明並立之證一也。

又曰。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歲竊踰疆塲。肆其擾奪。我遵誓行詰。明負前盟。責我擅殺。拘我廣寧使百綱古哩方吉納。挾取十人。殺之邊境。恨三也。

案此即滿洲殺明掘參人民之事也。據此言觀之。足證明清分界以清河江岸附近之地劃兩國之疆。且此節所言一則曰踰疆。再則曰邊境。尤爲二國相對之詞。此滿洲與明並立之證二也。

又曰。柴河三岔撫安三路。我屢世分守疆土之衆。耕田藝穀。明不容刈穫。遣兵驅逐。恨五也。

案此亦明清爭界事。此滿洲與明並立之證三也。

又案奴兒哈赤此文。作于天命三年。即明万曆二十六年。而所舉之事。又均係改元以前之事。足證滿州於佔領建州後。即與明分立。此文所言。固彰彰可考也。

朝鮮史（日本人所著）載丁卯年清太宗征朝鮮之誓文曰。朝鮮國王。與大金國二王子立誓。我兩國已媾和。今後同心合意。朝鮮若與金國計仇。整兵馬而建城堡。存心不善。皇天降禍。若二王子因起不良之心。亦皇天降禍。若兩國二王。同心同德。公德偕處。龍天保佑。獲福萬萬。

又朝鮮國誓文曰。朝鮮國以今丁卯年甲辰月庚申日。與金國立誓。我兩國已講定和好。今後兩國各遵約誓。各全封疆。若我國與金國計仇。違背和好。興兵侵伐。則皇天降禍。若金國因起不良之心。違背和好。興兵傷伐。則亦皇天降禍。兩國君各守善心。共享太平。

案丁卯年即明天啓七年。是時滿州尙未稱淸國。故以大金國自稱。觀乾隆帝四十二年上諭。謂「我朝得姓曰愛新覺羅氏。國語謂金曰愛新。可爲金源同派之證。蓋我朝在大金時。未嘗非完顏氏之服屬。猶之完顏氏在今日皆爲我朝之臣僕」又云。「我國家誕膺天眷。朱果發祥。亦如商之元鳥降生。周之高禖履武。紀以爲受命之符。要之仍係大金部族。」「是滿州亦不以金後自諱也。惟

其爲金後故初起之時仍以大金爲國號不得爲未稱大淸以前滿州無國號也既有國號則滿州當奴兒哈赤時即與明並立爲國又何疑乎安得謂滿州非國家歟

由是言之建州既非明代屬地滿州部族又非建州土著之民而滿州既得建州即與明竝立觀于建州土著之族尚不得爲明代臣民況于滿州之客族又觀于滿州部族尚不得與於羈縻衛之列況于中國臣民明于此誼則滿人非中國之臣民又何疑乎

案以滿州爲中國臣民者其最誤之點有二一由誤以建州爲明代境內之地此由於不知建州有二也一由誤以滿人本建州酋長此由不知明代建州三衞之歷史也故甄錄各說以正其誤此亦持民族主義者所當首知者也

又案今日所以持民族主義者非禁異族之雜處也特欲絕異族之統治耳證之歷史凡多數民族治于少數異族之下其政治必多失平如土耳其于希臘澳大利於匈牙利是也蓋少數民族所以能統治多數民族者必其挾强權以

實行帝國主義者也滿州當未入中國以先既爲獨立之國則其征服中國即爲實行帝國主義既實行帝國主義此與英制印度法制安南奚異惟法令稍爲優善耳故今日言民族主義在于禁他族以强權相凌凡抵抗他族强權均爲實行民族主義滿人既爲中國君主即係以强權相凌之證即使滿漢平等而君位不易其操統治之特權仍自若也故今日之排滿在于排滿人統治權民族主義即與抗抵强權主義互相表裏固與前儒中外華夷之辨不同也使統治之權不操于滿族之手則滿人雖雜處中國亦無所用其驅除使操統治權者非滿人仍爲天水鳳陽之裔吾人視之固亦無異於滿州蓋彼以一族而操統治權此以一姓而操統治權均背于均平之旨固不得不用其抵抗也惟今之倡立憲論者爲滿州辦護以爲係中國臣民欲問持民族主義者之口此無論其所言非實也即使所言誠實

則吾人對于覺羅氏君統能聽其常存否耳蓋强權所在之地即吾人抵抗力所及之地況徵之歷史今之操統治權者又爲對中國實行　帝國主義之族乎是烏可以不辨。

附錄　林啓圖啓東錄建洲考

林氏考建洲甚詳。足證明代建州非錦洲邊外之建州。即某報之說。亦以得此證而益窮。故附錄于說如左。

興京舊名赫圖阿拉在蘇克素護河嘉哈河之間西距盛京二百七十里東距寧古塔千二百里未得遼瀋以前四世咸宅即明之建州右衛也新唐書渤海傳率賓故地爲率賓府領華益建三州建洲之名始見於此今吉林烏拉境遼史營衛志孝文皇太弟敦睦宮以渤海建瀋嚴三州戶置屬州三建瀋嚴此建州始遷在靈河之南也地理志屢遭水患聖宗遷於河北唐崇州故地初屢武寧軍隸永興宮後屬敦睦宮統縣二永霸永康此建州再遷在靈河之北也靈河以元一統志孝之即淩河者是契丹國志節鎭三十三處有建州大金國志刺史七十五處有

建州金承遼舊非渤海建州故地也元史地理志元初北京路總管府領川建等十州至元七年改北京爲大甯仍領川建等州元承遼金之舊非渤海之建州也元一統志海蘭河經故建州東南一千里入于海混同江北流經故建州五十里會諸水東北流經故上京下達五國頭城云故建洲蓋渤海之舊在金上京南者金上京自開原東抵甯古塔自長白山北抵阿勒楚喀地勢廣長金地理志云上京山有長白青嶺水有阿勒楚喀混同江拉林河皆在今吉林境又云東至呼爾哈路六百三十里西至肇州五百五十里東南至海蘭路一千八百里呼爾哈河在甯古塔城旁海蘭河在甯古塔城南四百十里據四至以求其中則金上京正在今吉林城東北阿勒楚喀河旁而渤海之建洲東去松花江北流之所五十里東南去海蘭河十里亦在吉林境又案大清一統志海蘭河有五皆在甯古塔吉林境一入呼蘭哈河三入混同江皆去海遠惟在甯古塔城南四百十里源出無名山者東流會布爾哈圖河入海元志所云海蘭即指此也明永樂二年置建州衛十年置建州左衛宣德七年置建州右衛溯建州自置於渤海本在今吉林境

遼一移再移金元相承置節度刺史而建州遂在今錦洲邊外喀喇沁土默特之間大抵東土州郡名多始於渤海而移於遼遼志所載襲渤海之名而易其地者十有七八如率賓府遼遷其人戶於今廣甯謂之率賓縣而其故地仍有率賓府在涑州定理府之間涑州以涑沫江名定理府據一統志爲興京而率賓府地與相連則所領之建州即國初所統之建州也以元一統志考之其祗稱建州者屬興中府在凌河南北明屬烏梁海其稱故建洲者近混同江北流之所即渤海舊置明初以名衛赫圖阿拉爲興京實右衛地也





釋俠

運甓

世宙晦塞。民生多艱。平均之象。倘兆而弗見。則怨讟之聲。聞於九天。其誰拼之。時維俠乎。俠之名。在昔恒與儒儗。儒行所言。固俠之概畧。「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非大俠其孰能與於斯古之聖哲悲世之沈淪哀烝民之失職窮阨不變其救天下之心此俠之操也自擊刺之萠。閭里之尚氣者與俠之畛固少少劃矣。然而勢足以驚彊禦力足以制豪雄亦民之慈父也夷考俠字之誼實曰夾人而洨長釋之曰俜俜之訓輕何足以蔽俠哉倘覽古文字。大氐原於聲音音通而義即相函。故余取其同聲之字。鉤索而比附之。以定斯字之誼。我不敢知曰先民之俠道盡乎此抑小子之所知則寧敢外是世有俠者教而誨之謹陳其誼於左。

俠者。以夾輔羣生爲志者也　爰初生民。其道平均。五官百骸。其體同也。飲食男女。其欲同也。悍患禦災。其力同也。夫惟其同則一羣之內。如登春臺。其樂融融。世漸澆訛。則不同於是于胎。始彊弱判而無力者危。貧富縣而無貲者殆。貴賤分而無執者

困。智愚辨而無知者傷。於斯時也底厲鋒鍔抑彼優者而申此烝民之屈則俠者其人也夫異種相殘虔劉無藝及其震疊威力厥角若崩焉乃暴虐貪殘肆於民上少有轂動則遭芟夷斯俠者夾輔弱族之時也若乃梟雄奸位作福作威凡厥官司廢爲殘賊乃飭軍旅爲王爪牙民處其邦若居牢陛或者豪民與政高據要津政以賄成議以衆制互分朋黨罔恤民依哀哉下民無所控訴斯俠者夾輔平民之秋也至於豪右兼幷田連阡陌奪攘土地以肥其身役僕常民亦驕亦虐既富且貴居國上流貧者無辜死於寒餓斯俠者夾輔勞人之日也摶摶大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苟彊種不除暴政不戢富人不死俠其得羣黎百姓之心乎抑神州之今日東陬貉子僭弄在上虐政之夥指難終而富貧不均之象乃者益爲明著我儀圖之俠顧不重哉殺其渠可以警羣頑除其巨可以舉羣綱我啓其途人步其武我爲其先人纘其緒必使其疲於奔命以死而皇漢之民庶幾有生之望荆軻聶政之事蓋勝於陳涉吳廣不殺不辜不擾黎庶而以一人之頸血易同類之休祥事孰有便於是者施由親始我願吾黨以夾輔羣生之志先用之於我軒轅氏之子孫

俠者。有所挾持以行其意者也　攄俠之心。氣爲其先。奏功之時。器爲其要。誠令我民之心。動於眞摯悽愴惻怛以赴其願。所謂能得仇人而甘心者。必將含笑以就誅夷。畏死恇懦之情棄捐。惟恐弗速。銘勒金石。令聞不忘之念。亦不復存。諸腦囟之中。其所挾持。固知必濟。仇人之魄。既早奪矣。刀劍在手。義憤塡膺。若蹴華嶽以壓柔條。決海水以沃燔火。有何不滅者哉。懿俠者舉事。志在必成。利其器用。亦爲先務。是故西歐民黨。北露賢豪。慮皆持利器以成。功藉彈丸而得志。則其所挾持者。亦不可誣也。吾藏器待用。繼自今其加之意哉。

俠者。其塗徑陝隘者也　救民之道。亦云衆矣。獨取諸暗殺。道不亦陝隘乎。夫孤身赴敵。則逸於羣衆之揭竿。忽得渠魁。則速於義軍之戰伐。術不必受自它人。而謀不必咨之朋友。專心壹志。所謀者一事。左右司候。所欲得者一人。其陝隘固矣。而其效或致震動天下。則何陝隘之足恤乎。故當其赴事也。寧拙毋巧。當其趨時也。寧淹毋速。當其襲人也。寧寡毋多。愈陝則績愈彰。前烈可覩也。

俠者。其心甯靜。其事爽捷。其自蔵幽瘞者也　心不靜。則擾其氣。氣擾而即於疲。事

不捷則志搖。志搖而即於敗。自藏不密則機露。機露則徒喪其身。罔裨大計。故夫俠者欲有所爲先靜其志然後臨事奮發雖以千萬人當之而不驚若其相機得勢捷若猨猱偵司防維盡歸無益此所以集事也不然。暴君貴人之首何以糜散如塵堁哉至其自固之嚴亢身之密雖以露西亞警吏之智猶有所不得志者是可法也已俠之誼粗略如右。余又考之相人偶爲仁而夾人爲俠仁俠異名而有一德義者宜也濟元元之困苦宜孰大焉儒者言仁義仁義之大舍俠者莫任矣嗚呼。光復之事久不能集凡我漢民死喪無日不平之氣充塞於禹甸之中俠者其焉能忍此終古耶俟河之淸人壽幾何誓捐一死以少盡力於我同類而剪除一仇敵試權度之當愈於淪爲輿隸而死乎封豕長蛇薦食中土久矣一其心礪其器以斬一朴華域遺黎予小子誠不敢不勉諸友昆弟末亦不樂乎此也

法國革命史論

（再讀第四節）

寄生

且夫恒人有自尊之性而知牽率其族以受制于他人爲可鄙夷法國權族縱極恣睢無人道盜有若滿州虜劉我民之可甚者上來所擧如圈佔一事率彼醜類以奪人廬舍踐人場圃是曰貪民之政顚流離飢饉僵臥于八達之衢者皆爲漢民而旗人則庇身以宇充腸以穀博奕爲戲歌呼達旦彼所以休處而飲食者類皆吾民累歲經營之所僅獲而復以其餘恣爲淫遊則有傍徨其門冀分塵羹冷炙者虎睨而懾之曰咄嗟而句夫呰窳偸惰不事生產宜莫旗民若然其生也康媮無度漢民終歲勤動雖有室家不遑邺撫其卒乃飄流而無所歸又孰使之然乎差徭勒索動需萬緡惟八旗則免間有徵者民七而旗三實則旗仍輾轉得自民間者與不徵等耳旗人本無四民之業無所取稅然彼居處華堂而牧民者未嘗陟阡隴未嘗把鋤耰鼓吹作而饘糵陳薦楚山之禾啜彫胡之飯猶匪如摶土爲像可以弗歠水而終日此吏之所以蠹羣也耕者百人而十而辟穀導氣以爲生者未之或有惟農夫爲能能

食食人其可貴誠有過於他業者工度其成商流其貨亦造利於國而其得食也猶庶幾俛仰無愧怍故彼旗人在數者之外即可責之道已絕迺獨襲先人餘蔭以尸崇爵顯位者蕃若處褌之蝨是其蠹民寧有涯涘將曰其無稅爲宜適愈昭滿漢級第之有卑蝬而已。舍以論刑。又賁憤憪。清律。笞杖徒流四刑。漢人犯者無赦。滿人則悉與減等徒一年者僅梏首二十日以上遞增五日。流刑宜去極邊烟瘴者梏九十日死刑獨所共也漢人犯者無赦而滿人則嘗以有司庇護縱其脫漏京會之大郡縣之繁旗人必聚族而居則有所謂旗街旗巷者將軍或都統治之（將軍都統皆滿職）旗人者刼盜殺人漢吏遇之於市得就其處縛囚否則必請於將軍都統既諾而後敢詗諸其室惟漢官之能請者蓋寡其請而得許者尤不易也旗營卒尤橫出而爲盜多攜火器步伐齊均賢於烏合之衆雖有捕役弗敢近事過乃始張皇噪逐半里之內雞犬騰沸盜且安寢於室矣江南某郡都統縱卒犯法。有往索罪人者。叱之曰。旗民皆安分吾不聞有犯法事。邑令以爭此事。去其官。此言在下者耳。即官爲台輔以滿臣挫辱漢臣。則置弗問。漢臣有彈劾滿臣者。非遷謫則免官。甚者且流。又甚者服大辟。

刑罰之不中。彼固以是別貴賤也。抑刑之爲用。與稅殊異。無田者云。無業者云。雖坐而爲蠹。稅之弗加。亦猶無巳云爾。刑律所以懲作奸者。不以有權藉富貴可邀倖免。故皋陶秉法。不避瞽瞍。李斯用刑。首及太子。自漢而降。侯王三公之以罪坐死者。與編戶之氓輕重相等。語曰。刑不上大夫。特謂汙賤如腐刑。暨三木瑣璫。曳髮貫索之屬而止。此所謂士可殺不可辱也。又如法國貴賤固相縣絕。則僅以有爵位者判異齊民。清朝不然。同處草奔。而漢民之刑。不加於滿。同列卿相。而滿臣之責。必輕於漢。若乃尤侗之收旗卒。削邑還鄉。袁枚之杖旗廝。上書請罪。是彼滿州之輿肆。且貴於漢人之守令矣。朝諭有云。包衣漢軍。皆係內務府世僕。向無貶斥出旗爲民之例。則滿人世僕。等第遠在民上。亦巳明見詔書。醜虜之惡。吾民之賤。擧無得而諱焉。法有權族。明夷夙昔所深惡痛絕之者。謂滿民貴族耶。其事蹟顯著。不能掩護。若此謂滿爲貴族。則以五百萬之衆。視法十萬侯。猶細微不足道。明夷獨弔彼而賀此者。又何說之能通也。觀乾隆二年。御史舒赫德疏奏。臣聞治天下之道。在乎由親以及疏。由近以及遠。果能使根本綿固。則枝葉自茂。臣愚以爲八旗者。國家之根本。孫嘉淦爲

漢臣中之稍尚氣節者。其言漢軍生計。首辨等第。則曰漢軍與滿州不同。伊等原係漢人。夫漢軍斯漢軍耳。原係漢人固隱然猶未足貴。漢人虜耳。其非國家根本疇不能曉。既剔髮爲人奴。虜視牛馬。無以二。縲紲之來。羈畢而已矣。斧鉞之威。鞭箠而已矣。隱忍以受。猶懼重咎。偟以爲刑罰之頗也哉。法國塞伊氏著執爲第三級。曰平民爲國基礎。今吾漢人位第四級（滿洲蒙古漢軍分三級）而國家之於民不復以根本視之。此之國家尚得爲吾民之國家乎。滿漢方用兵時。滿軍得一城。必屠殺數日。取老弱之血盡膏鋒刃。以博歡笑。虜漢將軍。或士大夫之曾率義師倡發難者。刳其心肺。或以槍尖貫其胸。若刺魚鼈。得婦女。使潔服待酒。淫蟲毒虐。不可名狀。嘉定屠城紀畧云。破城三日後。自西關至葛隆鎮。浮尸滿河。舟行無下篙處。白膏浮於水面。岔起數分。大家閨彥及民間婦女有美色者。皆生擄。用長釘釘其兩手於板。仍逼淫之。凡校法國虐刑。不是過。領主之宿民女。未若所紀之憯毒也。明夷逃法國革命後。河流皆臭。魚含毒不能食。雖窮天地古今之兇殘。未有比之。然亦財庶幾前明季世耳。忘膚受而沓涂骨遺所親而哭鄰家。夫非蔽郭於識與。而何其瞀亂而勿知㱿與。嗚虖。漢運中癈

離彼薄蝕胡有歠德迺濟貪叨剝民以媮卒難覼縷吾民則尚偸礁殂之餘生跼顧跰處以長孫子遡往計來羌無寸晷曾弗俛首棲息於虐政之下者省刑薄斂云乎法民之所以革命不逾三端於我罔弗畢備曷爲其行之詎譎也法民受掣曳於同種而我被摧躪於雜虜故法之衰如華蘖偶曝於日潤之以膏露蔚然興矣嗟吾漢民則猶不根之木始扶而植之僅憩而視之繁然多牛羊之迹雖企新陽以革故陰欲其條茂烏可得也在法國福祿特爾盧孟爲膏露而明夷爲牛羊欲吾民氣之焜燿如法不可望也疾權族之驕橫蒙哲理之浸漬而處路易十六之世明夷亦既謂其倡自由平等宜矣若吾所辨吾民阨塞之狀明夷苟未嘗蔑其眸子者當知其非詭言抑知之而猶執故說以媚虜是乂桀狗之等倫吾特無責爾矣事苟爲衆力所戮毋畏譏口離德解心迺遘厥凶物雖蠢頑猶多識連屬之義是以周周接尾而飲河蛩蛩相負以求食矧在靈明而昧斯旨然試嘗衡量國人則競朁規蹈曲以爲巧吾言而被詬蚩吾將行而世又莫我以悲夫法有哲士遐哉邈矣此吾所爲追論其事而臨睨舊邦愁歎彌襟者耳

第三章　法國革命之次第

第一節　布奔王統之廢替

王既罷業結爾。且命即夕去其國。業結爾絜妻孥遂行。翌日之夕。巴黎市民聞報。即七月十二日大憤集者萬餘人。然猶未知所爲。有加彌爾者執短銃登几呼曰。衆其聞之。今也不能以一瞬有所狐疑。業結爾之罷。獨愛國者而朕兆也。瑞士傭兵已集。將執吾儕。事遂至此。吾儕舍干戈無以自衛。行矣。聽者奮起。加彌爾折小枝加其冠曰。望此爲徽志。以相救護。衆爭效之。密葉爲稀。奉業結爾及痾爾良公肖像。風聞痾爾良公亦被放逐故遊行通衢。附者益衆。值傭兵邀擊。始稍潰。法蘭西親兵千二百人。助市民。適與傭兵會。既陣。法軍呼曰。陣者何軍。曰。瑞士之傭兵也。爲平民者耶。曰。爲我將士。則發砲射之傷其五人。傭兵乃退。民氣大振。嗚呼。若法蘭西兵者。克盡其職者也。夫所貴于兵。以其能扞衛吾民耳。今政府引異族以戕民命。是爲民賊。復當摶其羽翼爪牙哉。以觀吾國。政府。異族也。挑吾民之自殺。而坐收其利。其情愈可忿嫉。他日滿漢治戎。有倒戈扼虜者乎。斯爲賢矣。民兵既合。十三日。朝色未辨。攻破拉德痾斯獄。刦武庫。得小

銃二萬八千挺。大砲二十門。於市之四周。張哨兵線。以備敵。時王軍舉老將不羅格黎爲總督。兵四萬餘。大砲四百門。屯駐巴黎佛色黎間。聲勢張甚。夜。民兵與巴士的（亦獄名）守軍有戰事。翌朝。乃羣噪曰。趨巴士的。趨巴士的。巴士的守將曰特羅內。沈毅而好勇。自晝至于日入。攻者不克。會有死士二人。薄彈丸而登門闢。一軍盡入。特羅內退保內郭。（巴士的專禁錮國事犯者。故設堅城以衛之。）俄頃。法蘭西親兵驟集城下。將發大砲毀城。特羅內知事急。欲自燔死。侍者阻之。遂相約束曰。苟不貪守卒之血以釁鼓者。當棄此城。則皆曰。諾。城既陷。特羅內與其佐。皆及於禍。釋囚七人。（其中一人。被幽已三十年。）遂殺獄吏。傳其首以徇。人民視巴士的獄。以爲此虐政之遺物也。僅日暮間。崇閎之陛牢。夷而爲墟。人心大愜。廼有揚吭而歌者。或舞蹈以節之。交相爲慶。嗚虖。民之愁苦。嘗無窮期而得此一日。謂爲至樂。夫摧棄一物。何樂之有。以此爲樂者。即又非初民之本性也。惟有所鬱結則然。竭吾民之財而罷勞吾民之精力。築百常之舍。繚以萬雉之墉。論其所以爲用。則吾民骿骴腐骨之塲。不摧棄之。將安待也。使民之怒充積。旁魄思一得當。又咎之所與歸。豈不哀哉。次日。使報王。巴士的獄破。路易十六大震。咤曰。何者。百姓

果反亂歟。使者應曰否。所謂革命者也。彼南面爲侯王。覩民不馴。目之曰亂。烏知建禁暴之義。可以方行天壤。而無隔閡。革命乎。聖人復起。猶贊之矣。對於同種且然。矧夫吾國之革命。驅除東陬貉子。以光復故土。正氣昭明。上麥日月。廼士夫多懷茹毛踐土之恩。嫉視黨人。至欲甘餐其肉（上海南方報。宣言革命黨人。大逆不道。非寢皮食肉。不足以大快人心。）不若使者遠矣

王聞報。悟用武斷政策之非計。議會上奏。促解散軍隊。王許之。十五日。親臨議會。解散軍隊。恢復公安。十七日。微服幸巴黎。從護國軍總督拉飛咽 Lafgette 請也。（人名譯音多從漢譯法蘭西革命史拉飛咽本作剌華葉以十一號正明夷作中即用今名故仍之）獨國民議會之議員。徒步從之。民隨往者亦數千。人心稍定。

然牽一髮則動全身。巴黎數日之警。波蕩全法。州郡市村。起效巴黎市民所爲者。凡若干處。焚燒領主城塞。襲吏尹舍第。貴族富人。豪農巨賈。平日施怨於民者。至是盡鮮保首領。王第亞多阿伯康對公、康帖公。暨權族勤王黨人等。相率亡命。或入英吉利、西班牙。或走奧大利、瑞士、比特蒙德。

於是國民議會。欲阿合民意。八月四日。採諸阿伊內。達伊其隆兩貴族之議。均一租

稅。廢止諸藩權。盡革封建遺制。當日所議決爲可者。今依舊史。條舉于左。

一貴族所課于領民之人役稅。隸農及其他之藩權。全行廢止。

二廢寺院什一稅。

三廢貴族狩獵特權。

四解散市閭所有之商工聯。及其他業聯。許民自由營業。

五廢賄賂得官之制。

六剷舊藩裁判權。折獄者須廉明公正。

七公民得任用爲文武各職。

法民既祛等級之制而當國家多故。競以毀家紓難。變其國俗。九月七日。職工之妻女。皆獻寶玉金器。稱愛國惠贈物。無幾何。各地畢有獻納。以充國用。是故政之不爲民者。雖所取一毫。歎音紛總。激而爲禍變。租稅之苛。居其泰半。一轉移間。嚮之憂匱乏之者。則積金如坻。其效捷於轉輪。其用著於觀火。不必知者知所練擇矣。彼有致蟋蟀之譏。讓與嘆。桑榆之末光者。舉無謂也。初王之解散軍隊也。并召用業結爾。業結

爾還巴黎。且爲首相。于議院。爲稍右方黨魁。議院中共分四黨。一右方黨。(非革命黨)二稍右方黨(立憲王政黨)三稍左方黨。(立憲民政黨)四左方黨。(過激共和黨)各以其議事時所佔位置爲黨名。 排斥民主共和諸政體。威用忽墜。其勢力僅以校右方黨。稍振而已。稍左方黨。則米拉拉飛咽率之。米拉之父。曾受酷刑。氏嘗抱隱痛。故其初。力倡革命。又屢揭王奴之陰私。以逞其忿。至是雖陰相結納。無與之者。迺乘機謀傾業結爾。適議院中因編纂憲法事。紛爭不已。九月二十一日。王下令悉罷會議。左黨大譁。謂是舉。二千五百萬人。法國當時人口 以聽命於一人之手。非所敢聞也。決議不從王命。議院規叟。既蕩然若此。各新聞雜誌。爭爲危詞。以聳民耳目。重以歲凶。餓死者相屬于道。痾爾良黨謀曰。時哉勿失。播言國王將復行六月二十三日之政策。見本報第十五號第九頁 物情洶洶。不可遮禁。王乃召法蘭德勒聯隊。圍宮自守。且大餉士卒。縱樂極麥。巴黎市民及痾爾良黨皆怒。集者數千。咸奔赴佛色黎。法蘭西親兵、護國軍繼之。破宮扉。迫禁苑。法蘭德勒聯隊。鬭者殲焉。拉飛咽進。請遷都於巴黎。王不得已。從其行。民歡呼曰。吾儕得餠師與其妻子。自今以往。庶幾其免饑饉乎。人民以穀物騰貴。爲貴族教徒所爲。若不還國王於巴黎。則無由救飢饉。故有此舉。顧法民之言。何其哀也。爲上者不先事以防維民困凶歲之來。覩

其流散顛沛若視越人瘠內縠於箱帷懽晃腐啗之而有羸糧聽民所需弗閉糴則復有故昂其値者民飢欲死進而獲罪亦莫能逾於死死則等耳進而遂所欲纔萬一可冀固有愈於坐以待僵者矣民無權猶弗能不蹻足以望其上鳥虖奈何遂使民勿以爲保母而泥之爲餅師也洎乎民之索餅師而不可得者王亦且將匄爲餅師而弗得矣哀哉窮黎萬方同概念我華域之民猶無以加乎法當日盡姑懋力以求女之所謂餅師者乎路易十六車駕入巴黎戾止市廳尋入條勒利宮十月六日也。自有此變人皆知非革命無以獨立拉飛咽日謀中傷痾爾良公等民心漸攜。先是痾爾良公米拉伯等皆倡急進。今日即于和緩。民憎其怯。故不附公出奔英京左方黨氣焰驟肆自是鉅細條件畢俟其可否他黨大氏贅疣耳千七百九十年春米拉伯復爲國民議會長王始屈意交驩。是年五月王妃安達業多會伯於聖雲公園伯勸王幸美的依布意爾侯徐圖解散國民議會。召溫利黨時多逃散在外國樹立憲政。且預畫平亂計。忼慷陳言有策士風。謂其黨援之力。可以乘貴族黨徒互相衝突時。從中利用。以鎮平巴黎之亂。王恐內亂遽作。狐疑不果。九月首相業結爾自請解職。爲米拉拉飛咽等所排。譬如墜地。不可復振。歸故鄉。氏本瑞士人丟爾浩爲相黨拉飛咽米拉又不得志。翌年三月米

拉伯病未幾卒。葬之日。來會者萬有餘人。

國民議會中既失米拉。舉動益趨於過激。王族慮及禍。謀潛遁。投貴族軍。六月二十日夜分。王易賤服。挈王妃等密出條勒利宮。途次爲民黨所詗。追及于埃爾河。（王妃憂懼不勝。髮盡爲素。）布意爾侯將偏師來援。夾河而陣。弗能渡。（橋已爲敵所絕）乃奔日耳曼。二十五日。王再入巴黎。

當王之出走也。有入寢宮。獲王記錄者。非難新成之憲法。掊擊議會。謂其非禮妄動。是王明與國民爲敵也。於是議會獨攬大權。凡法律命令。無待王旨。皆行之。及王歸巴黎。覩其專擅。王黨二百餘人。悉憤懣退去。時在野有雅各伯黨。哥爾德爾黨。謀廢立。羅伯卑爾 Robespierre 段敦 Danton 諸人助之。（二人皆左方黨魁）段敦主共和。羅伯卑爾則議戴疴爾良公。惟拉飛咽揚言。當傾其力以保王位。初米拉伯倡革命。拉飛咽以爲輔佐。騁辨談之揮霍。激勵民氣。米拉變而從王。拉飛咽斥之曰。懦夫焉足語。有爲米拉死。拉飛咽又變而從王。朝從暮衡。矯情謫誑。亦儀秦之流等。世稱二子曰。忠誠蒙竊猜惑而未能剖也。意者蕭艾之臭。非揭車之可糅。糞土之穢。乃蟯蛣之所甘

耶。民衆怨拉飛咽。七月十七日。擁羅伯卑爾等畔。據賞德馬爾。拉飛咽帥護國軍進討。民衆之死者二百有奇。羅伯卑爾段埶皆得脫（尋復歸巴黎）閉民黨政社。（如雅各伯哥爾德爾。皆被封鎖。）亂遂定。（自是拉飛咽等會合於斐闌寺。組織一新俱樂部名斐幽黨。以期維持憲法。擁護王室。）五月中憲法委員草創新憲法成。値路易逃亡。虐殺之禍接踵而起。事遂中輟。至九月三日。始至呈覽。十四日。下敕曰可。議會復奉大權於王。夫以王仇議會。乃剝其權。悔禍之兆漸萠。則又取其所喪奪者而歸之。民之未嘗有過舉。豈不憭矣。惜乎王心勿固。卒至牽系其后妃連頭受戮。故可深長思也。二十九日。國民議會自行解散。且採羅伯卑爾議。本會議員自今不能再就原職。（貴族派因新議會可選出同族。恢復已墜之實權。宮中派因此欲隳落民黨之實權。以報積怨。革命派以次同議會。期得全勝。以創行其素所設計之民政。故衆論一致。議決此案。）議會開設（見本報十五號）凡二年。五月議定法律二千五百五十件。約其重要者凡十有五。

一。公認信仰自由。

一。廢車架之磔刑。

三。省嶮酷之肉刑。

四。創陪審之制。

五。公開法廷使罪囚得延辨護士。力不能延者則有官設以爲補助

六。整備司法制度廢府縣法院。

七。抑制國王之秘密權。如封書秘密權類

八。改善國家財政之制。

九。開興業制度之新局。如廢工商聯等

十。省食鹽烟草造酒稅國產稅之四大苛稅。

十一。減輕什一稅人頭稅。

十二。廢止貴族特權與封建之積習。見第九頁

十三。設護國兵。

十四。改正官制度人材登進之途。

十五。編制全國土地以之分配於小民。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所規定。分全國爲八十三郡。廣袤若干。丁口多少皆相等。郡以下爲縣。凡三百七十四縣。再分鄉市。鄉之中又分爲里。每部置議政官三十六名。及行政官五名。統治之。史謂歐洲諸國中。土地分配之周給。未有如法國者。

跡其概畧功無與貳。然有足爲咎者。如採用單院議政制度。使傖父秉政。而以議密

鑿洞之士絀於其下政之不潔有由然矣他如收沒寺領亦啓後世爭奪之漸而行之過暴反自樹敵然彼寺領云者實朘削吾民膏血以有者也溯論往昔僧正踐民若牛羊民食粗糲不足衣被蘆絮未嘗止寒燠噎不顧宴居而民無屋內什一之稅於寺稍濡緩而隨其後者則又有刑威之酷什一之稅寺領之積也吾民之白骨不可肉矣今所以爲報者亦僅耳謂有後患則譏其識之未遠可也忿其報之非當是致權族爲虐也故二事縱宜爲後來者戒而無所致詬詈必言背戾人道功不償過者彼人皆有私心者也

（此節未完）

感悟　馳情

思我所欽



論立憲黨人與中國國民道德前途之關繫

不佞

自姦人康有爲行遯以來。既段借尊王之說。以會歛商於海外者之貲財。又欲藉是爲再歸故國。弋獲富貴之策。乃猥云逐臣戀主北向恒流涕此已無恥矣而其徒黨如梁啓超者。乃更鎔尊王愛國爲一心。以爲欲救中國。非君主立憲之制弗可。則尊王之誼。并包之。以爲君主非主權所舍。則改造中國。勿庸更易君主。而君之爲同種爲殊類。可毋計。至其戕賊良心。誣天下而弗恤。又悍然斷滿族故爲中國之臣民。其說牽合附會。可以愚黔首。要其本懷。則亦與其師同。無非希冀權位。醉心利祿而已。他若蔣智由楊度皆無聊者。特欲步武康梁。爲異日附驥尾而登朝廊張本。抑亦可閔者。不足道也。從其黨者。判然有二途。僑商富有金錢。衣食澹足。而入官之念起。則誦之。臥則夢之。康梁詷而詒之曰。女其助吾貲。它日吾請于帝。必官女。女欲得官。是蓋在立憲後。立憲豈可以口舌得之。則貲亦其最要者矣。哀哉僑商。中於計而弗覺。

則亦以出貲立憲得官并爲一談云爾僑商以外有一類焉吾名之曰官胚統見在之已爲官者與見在雖非官而其志在官者論之其醜行盡荊越之竹猶不能書也總而言之冀爲憲政國家之巨官議士以布其所謂政治法律之學固寵祿以詒子孫種族國家匪皇恤也此曹之心固與昔者以八股策論取名利者略同若其質實無欺不爲姦言以簧鼓天下者抑又不逮異同之故可得而言往者學究篤守四書誦法程朱高頭講章奉爲臨文圭臬狂瞽之極或謂率是可以致治平今之官胚篤守政治法律範圍誦法康德伯倫知理諸氏其講章取之日本高田早苗浮田和民等既卒業則挈之而西以應僞廷之試亦謂改革中國非此末由苟用其言中國將與歐美齊其軌度此其同也往者學究研精舉業亦曰非此不能致身鄉相多積金錢以肥其身疇人之中自襮其宗旨無稍隱祕若乃高言經世出語無怍者固時時有之然而少矣故夫就試場屋歡喜雀躍而趨之及其列名榜末親官走賀咸曰高官厚祿此其權輿其顛躓既久猶不得博一榮名則與婦子相對號咷歐血投河至爲常事今之官胚高言救國而隱其競名死利之心以爲吾說不用中國將亡顚聲

長號聾聳人聽人爲所惑未嘗不慕其愛國之眞徵而察之昏夜賚緣黃金賄賂之事固依然此曹所爲也豈不痛哉術幸而售則且摹仿鄰邦爲一二空名之新政以證其所學之非妄若求而不得獨處一室則憤怨塡膺出對衆人又要結朋黨以力强求愚黔首病國家無所不可其歸墟則一得勢即變其囂張恣肆之狀含默取容若寒蟬之無聲如此猶自夸張以爲愛國則無所比矣此其異也雖然此輩所以至是蓋有導夫先路者則昌言立憲者之罪矣僑商之所失在金錢而官胚之所失在道德欲人之出金錢爲己衣食交游計也欲人之懷其道德所以厚與援而爲藏身之固也嗚呼國民之道德綫千歲聖賢昌率之而不足一二無恥小人隳壞之而有餘伊古以來可爲痛惜未有如斯之甚者也昔顧君寧人之言曰有亡國有亡天下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今之立憲黨人皆率獸食人者也漢民安得而不亡共孰視中國之論胥而無覩者固無足怪矣今將數其罪以告我漢民後有來者勿放效焉立憲黨人其如能翻然改圖亦吾黨之所弗棄也

一曰好名　名之病人有如鴆酒好名之極至於忘國家吾嘗考之率分二類一暫舍其衣食妻妾之好而好名其好名仍藉以釣衣食妻妾之具然則所損者在見在而益者則將來也一則以衣食妻妾之奉爲己足則進而好名今日以名爲最可好者它日又有一物焉較名爲甚則又棄此而取彼質而言之一則權度於輕重而好名一則比較其高下而好名私慾充實一也故彼黨對於國家種族無所愛恤惟以得名爲準其巧黠者至故意于犯國民之公怒而表證其非好名實則取媚於政府及一二同志之人償其所失亦有餘裕夫人至以喪名之道取名其術之工豈巧曆所能算故但使能得名則國民休戚種族存亡之大事悉可以姦言解釋之爲虎作倀而己亦沾微益其可誅庸待問乎吾又考之其中又有二別要名以贖前日之非者則康有爲梁啓超之爲也積名以求它日之利者則楊度熊范輿之爲也數人昌之衆人效之幾不復以好名爲可恥而良心斵喪至斯極矣循是以往多一好名之人即多一言立憲之人多一言立憲之人即多一害國家種族之人胡可長耶吾黨痛心亡國矢志復仇勝則爲漢民開萬世無彊之休不幸而敗惟有牽系異種與之同

盡。抱悽愴惻怛之懷。以爲光復祖國之計。救國救種。即以自衛。無名可言。棄家亡命。曆盡艱屯。無名可言。獨立不懼。甘受刀鑕。無名可言。不惟此也。好名之弊。至於亡國吾黨之責。即在救亡。然則好名。固吾黨之大禁也。此所以異於立憲黨人也。

二曰慕勢。　充自私自利之心。而爲敗德亂羣之事者。將欲達其所志。必有所藉。而後成。藉於高官。所以爲攀引之途。藉於紳士。所以爲游談附和之助。藉於商人。所以爲斂錢之具。藉於異邦之政黨。所以爲光寵之計。勢之所在。趨之如騖。至忘性命焉。其要結人也。或動之以危言。或媚之以甘言。或惑之以莠言。而不行用態態。而不行用貲貲。而不行用恐愒。其極要使有勢者。咸爲我用。而我之勢。於是乎大。始而我慕人。繼而人慕我。欲入官者。趨於立憲黨。慕勢也。欲據權於鄉黨者。趨於立憲黨。慕勢也。欲爲議員策士者。趨於立憲黨。慕勢也。欲爲樞臣督撫謀客者。趨於立憲黨。慕勢也。此曹深知以勢合者。勢不盛而將離。故汲汲然張其勢。忽而仰人之勢。忽而動人以勢。無理可言。無道德良心可見。視勢所在。抑民有恒性。其始豈樂乎此。亦曰一日失勢。則如泉涸之魚。失林之鹿。進則不能攤取榮名。退亦不能見容於民。則踉蹌

顚蹶終亦必死而已矣。吾聞蝍蛆甘帶殆其生理使然立憲黨之甘勢亦其心理使然也。視其書則朝廷政府不絕於篇與其人談則國務大臣國會議員之名不絕於口。開會而要日本之勳爵以示榮著報而乞日本政黨之言以自重其黨人中其毒故亦日慕康梁楊熊冀附其驥尾曷嘗有廉恥事哉夫馬良一傳教士也。忽而躋之於九天之上。推以爲祭酒。豈曰德行學問足以法於彼黨。亦良故上海紳士。善於交結官府。時爲動人觀聽之事耳。舉者一端。他可概見。噫嘻救國救危。豈非大事。彼黨自詡。固亦耿介堅貞。誠使其仗義以行毫無僞飾吾黨縱仇其主義亦未嘗不敬其人才。謂其主義。即貤繆重紕。而於國民之道德。尙多無愧也。今也若是。則吾黨欲爲之諱。亦有所不能。彼昏不知尙日以奔走權勢爲事。豈知循是不變固將見棄於蒸民哉。嗚呼。吾黨其鑒于茲。

三曰競利　陶物振俗之道。莫要於恬淡寡營。高譚榮利。若競以利爲言。則廉恥日亡。風俗人心。所以維繫邦基者。亦將隨之大壞。往者迂儒諱言功利。雖時近於褊隘。而所以遏利欲之洪流者。功不誣也。自頃西方之學。流入神洲則始有譁言功利。敎

猱升木之徒。愚者靡然向風。奉其說爲準的。始則曰小己之利。必受裁於國人。繼而欲熾於中物扇其外魂魄擾擾之際有不顧國人而專言小己者矣有實在小己而託名國人者矣厚貨賄而美宮居莫非厲民以爲養竊人之財從而詒之託詞於他日之報酬而强索目前之供獻其所託則仍國事也故人入其彀中而不覺而彼之術乃周密無疵此海外僑商之阨也彼充其好利之心見國事罔非可以爲利之事。利之以得名利之以要勢利之以結衆。其所表於衆者亦曰權利權利而已矣利之既去思恢復之利之未來思强致之說有萬岐而利爲歸墟人有萬分而利爲同趣心冀官爵力致公卿利也結衆擅權託言議政利也武斷鄉曲交通官吏利也振興工商壟斷財富利也利之道多矣謀利之道衆矣由斯以談好利莫過於立憲黨人可憑以要利之說又莫便於立憲僅一愚弄僑民索取多金尙未足以盡其巧智耳嗟夫好利者人之恆情欲以道德化民者曰遏其私利惟恐不足今而率之夫孰不走之如水就下也洪水猛獸之害又何足以喻哉吾聞國必自亡而人乃亡之赫赫禹域非立憲黨人戕賊之又何以長爲輿臺甘爲葅醢乎雖然吾當敬告公等滿漢

之形。勢不相下。此優彼絀。不易之情。僞廷立憲。不足憑矣。即公等極力苦求。亦決不能躍過滿人之上。議院之中。政府之內。公等亦隨滿人唯諾耳。甯爲雞口。毋爲牛後。公等死利之心。縱難澌滅。少安毋躁。以待漢族光復之後。爾時公等獨立自謀。不受人之羈勒。縱爲有衆所棄。權度而觀。庶幾稍有自由之樂。何必爲異族效力。自戕其種。種種既不存。而公等亦同歸於盡也。

四曰畏死。　敢死之風衰。而後好名慕勢競利之弊見。名與勢與利。常人之所樂。而死者。常人之所畏也。立憲黨人之畏死。吾豈必責之。雖然國家存亡大事。有識者固當冒萬死以圖救。無所遲回。今既囂囂然以救國自豪。而畏死特甚。則其心直可謂之儻能好名慕勢競利。而不能救國可也。彼既日自立於安全無恐之途。獨以勸告要求爲事。視暴動之革命軍。有如蛇蝎。固其所耳。乃至擊刺之豪。暗殺之傑。彼亦避之若浼。以爲在所不爲。然其宣之於口。筆之於書。無不曰不避艱阻。求達其志。實則藏身最固。避死至精。吾信其克享天年。必不致爲國而死也。敬告彼黨。强飲强食。毋以國事故太自苦。漢族不亡。公等豈可死也乎。附和立憲者豈有他哉。亦曰言革命至

危而言立憲安耳言革命則將盡捐其好名慕勢競利之心而所持之術動與險會言立憲則名與勢利從欲而至僞政府待辜媚兒又豈肯稍加戮辱哉言革命者奔走關河所與交者大氐皆枯槁之士言立憲者安居一室所與交者大氐皆浮華之徒言革命者在國外慮皆窮士甫入國境即指爲亂黨而受誅夷眷屬宗姻皆將不保言立憲者在國外則儼然政黨反國而後上則爲政府之謀臣下則爲諸侯之策士最少亦能據一鄉以自霸結一官以自豪富貴顯榮如操左劵妻妾子女悉享歡娛兩兩對覩宜人之樂入立憲黨矣擇安避危人之常智矧以立憲黨人之狡黠而有不知者哉。故夫敢死之氣尙義之風必顓謹篤厚之人乃可希冀愈黠則身家之念愈深求其效果毅不撓之節猶望不夫而孕之事也。嗟乎吾黨之志以敢死爲先。吾黨擇人以謹愿爲要。救國之業未嘗責諸彼黨之人。獨惜彼黨昌披率蒸民以爲庸懦之輩。沿沿日下。神州之事庸有賴乎。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五曰狡僞　立憲黨人之狡僞者莫過於蔣智由其言曰。「人人皆革命黨。人人非革命黨」。斯言也即其狡僞之證也夫其爲此言者有三意焉一掩其前日曾言革

命之過也二恐後此不能得志將發憤而還倡革命也三欲以惑我黨人使棄其革命主義而非革命於心無慚也若以斯語爲曉政府則誤其意旨所在矣夫彼所謂見政治昏暴而革命見政治有清明之望而不欲革命二者斷不能同時並見也如本昏暴也而謂之爲清明則直謂之惡言革命可耳本清明也則蔣氏前日之言革命又奚爲者既已清明所謂清明者革命黨之發生如故又奚爲者吾査不解夫所謂清明者又何所指也須知吾儕之意以爲滿洲政府無往而不昏暴彼黨之意則以爲可得清明其實清明昏暴皆彼所不能辨惟視便於彼等之策而已耳不能得彼之所欲彼則惡之與殺革命黨無涉也便於彼者彼則歡迎之彼又何嘗不助政府以排革命黨耶要之公等言立憲則請言立憲可耳雖滿人發爾先人之冢入據爾之宮亦當勿變勿復爲此言以自蓋誣先賢以自欺蓋公等亦豈革命之人耶若革命黨者終始一心惟求貫徹其驅胡之主義滿洲大長大去宛平之日庶幾爲人人非革命黨之時不然革命之勢如雷如霆其誰非皇漢子孫焉有不興起者吾惟見人人皆革命黨特公等則無一而可耳雖然吾黨戒之彼之言與梁氏同也梁氏

之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詞有異而意則同今日革命明日立憲藉口於政治者一綫清明而忽變其宗旨焉則梁與蔣皆當竊笑於旁而適以中其狡僞之計矣夫國家之事誠有所主持何必不後先一致譏彈詞詈皆可受之胡爲作兩舌之言爲弛張之計也言而如此行事可知僞稱密詔之事塗人知之矣吾又奚多責焉

六曰無耻　吾黨民意爲希望滿洲立憲者之勘案就康有爲之布告而數其無耻十五誠足褫其魄矣吾黨曰庶幾讀此文而知改乎孰知其無耻如故也吾即政聞社大會之事而覘之可爲彼黨無耻之據者又不一而足熱中利祿奔競貪緣聚其徒黨欲干國政無耻一也大啓會塲演說宗旨心則懷姦口則頌聖猶復欺此衆人謂爲救國無耻二也慮勢不足不能動人乃援請神甫馬良推爲魁首輸心擁戴欲藉其名無耻三也獻媚日本政黨引以自重報章開帙即揭跋者大隈之言推其用意以爲伯也日本元勳贊同于我以是耀於學界以厚其勢無耻四也開會之日頓首於日人之門堅求演說會塲旣擾日人報紙無不譁笑猶假造犬養毅之言以欺

衆而自慰無耻五也當時梁氏演說出語狂悖吾黨張君乃擲擊之既不自咎而謂吾黨爲暴徒但於事後肆其謾罵無耻六也藉口自由而謂吾黨之舉爲侵其自由之界不悟其言之害無異賣國賣國者猶復高談自由無耻七也嗚呼無耻之立憲黨竟始終不改其度乎將所謂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者也政聞社受此巨罰。未能甘心復欲藉蘇浙路事再張其軍。其無恥殆更甚吾亦不欲縷言之矣要而言之立憲黨人以無恥率天下人之景從之者始爲其術所欺忘其無恥繼爲其黨所陷亦不得不從而無恥無恥之甚者據地愈高則有羨無恥而不得者戴異族以爲君而已爲之臣僕奉富人以爲助而已爲之厮養擁名士以爲重而已爲之生徒立憲黨幾相忘於無恥焉不亦哀乎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詩曰人而無恥。胡不遄死吾甚願立憲黨人勿再戕賊我民彝也。

七曰陰險。 革命黨民黨也。立憲黨者亦自謂黨於國民者也。自謂黨於國民者乃陰爲政府之走狗藉以行其排除異己之術是何劣乎。夫異己者既同爲民黨則互相辦駁攻擊亦理之當然。或竟喪其良心力求當政府之任以施其芟夷革命黨之

計亦未始不可今乃日號於人謂己爲民黨而隱然偵司革命黨之行動以告於政府一藉獻媚而復怨焉此賤丈夫之所爲孰謂堂堂之民黨而若此且彼黨幸而未握政柄耳一旦高據要津作威作福則其治革命黨不遺餘力者亦猶夫現政府之所爲耳雖然政府之不容革命黨政府應爾也號爲民黨者乃假政府之力以排異黨爲鬼爲蜮吾烏乎擬之推立憲黨之心殆惟知有權位而不知有公義充斯義也雖使其父革命其子告密可也若之何竟出於此也或曰革命黨之於立憲黨抨擊無餘地故含忿而畀一洩焉信如斯也則數告彼黨陰險之術君等如肯屢用則請恒用之吾黨縱若何受困仍以公義誨公等不敢辭也獨惜黨人之名悪爲公等所敗而國人之道德恐將染於公等而成窳惡之民則公等之罪大矣

以上七事立憲黨人之涼德有如此者烏虖學絕道喪人欲橫流其禍竟發於國家種族立憲黨人其何詞以謝國民乎夫化民成俗士君子之責也一羣之內皆以道德相維繫則其影響於國民者其效又至大也叔季澆訛雖有智者欲以一身化天下而有所不能獨人人互相激厲焉則其轉移亦正易易小人道長朋比爲惡其弊

亦足使風俗日偸而國維以隳。立憲黨人中固有以道德自標者。今其如台而若是。也夫其穢德已腥聞在上矣。使天下效之。竟趨于一途。智足以濟其奸。文足以佐其辨。術足以行其惡。而猶沾沾然自謂爲救國之徒。幾何不輕中國而爲有志之士羞耶。雖然立憲黨者固惡藪也。不足以語善者也。不足以語善。則救此橫流。使民無淪胥以亡。非異人任也。吾黨對於立憲黨則哀之。對於國民則指導之。毋俾染於汙俗。而吾黨亦朝夕思所以異於立憲黨者。則中國庶幾其有豸。中國國民道德之前途庶幾其有豸。

抑吾聞之。合千百人而爲一朋。其執守必與衆異。然後可以自固其羣。非烏合獸聚之謂也。立憲黨以何道而固其羣乎。如猶有正義也者。則前之惡德又何其多。如何而自固耶。如僅以惡德相聚。則其羣將益恐難固也。何也。率立憲之道以救中國。中國必永亡。中國永亡。而立憲黨能常保其勢。未之有也。其或天助漢民。光復之事集。驅胡塞外。天地淸明之日。立憲黨又豈能恃其惡德長留於國中耶。然則惡德之多。即自渙其羣之道。吾又爲立憲黨危矣。

孔子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夫既曰有所不爲。亦將有所必爲。既曰進取。亦將有所不取。今之人重言進取而輕言有所不爲夫至無所不爲而云進取則其所進取可知也其黨人相結動以進取爲言亦知無狷介高潔之風不足以言救國乎循是以往不及五稔將使天下無非小人而中國事遂不可問德不建而民無援軒轅之祀忽諸可哀也哉

不佞曰咨　立憲黨人
汝亡我中國　毒我漢民
實有穢德　腥聞於天
懿此羣醜　惡人之淵
汝之惡矣　是曰好名
志在取寵　性慕顯榮
胡之媚子　發言盈廷
嗟我漢族　大命以傾

汝之所懷　豈不曰位
醉心富貴　有死無二
簑士議員　惟力是視
汝族則亡　汝願則遂
汝之嗜利　有如豺狼
貪饕無厭　哀此僑商
輦此黃金　以賂淫荒
曰有議員　爲汝之償
汝之畏死　其膽如鼷
徬徨徙倚　亦曰可悲
勸告要求　皇肯照徵
既富且貴　壽與天齊
曰狡曰僞　爲汝之德

首尾兩端　爲民之賊
汝生何土　兩舌之國
其行亦詐　我民是惑
相鼠有禮　汝則無恥
無恥之人　生不如死
棄其昆弟　戎狄是媚
嗟爾黨人　奈何爲此
汝之陰險　孰知其極
言語漏洩　爲鬼爲蜮
輸心虜廷　代除反側
豺虎不食　投畀有北
不佞作歌　以究汝心
汝之愆尤　如海之深

洗心革面　其在於今
嗟我諸友　視此良箴



紀事

紀清貝勒溥倫來東後事

寄生

聞溥倫將離北京。與權要某密有所談。內地報章。咸爭記之。謂溥倫此行。雖銜命爲答禮使。然非其所重。其意之所重者。又秘不宣。値清日國交方多事。說者以爲其來。或將與日本政府力持遣議。約世之所指目。則亦無過間島耳。東三省耳。故居是邦者。視其來多蔑如。溥倫既至日本東京。館舍纔定。而偵察周布。黨人居處。若張網罟。凡稍知名之士。守者尤跬步不肯離。行則觀而隨之。坐則十步之外。佇立而監之。食頃。視其舉箸輟匕。曾未嘗偶交其睫。寢。鼾聲聞于戶外。乃始敢去。夙興方櫛沐蹀躞。不已者。又三四輩。不一失時。所謂雞鳴問寢。殆莫能過也。怪其勤。且閔其勞。召而問之故。則曰。公等孰誠愛國。不爲反對黨。容有密懷利刃以待公等者。某某受長官命。苟有不測。爲公等手繫之。余輩相顧而笑。彼復述往歲朝鮮志士金玉均被刺事。皆曰。然。奈子實憊甚何。夫含胡而舉反對黨。則反對黨實多。若憲政研究會。若政聞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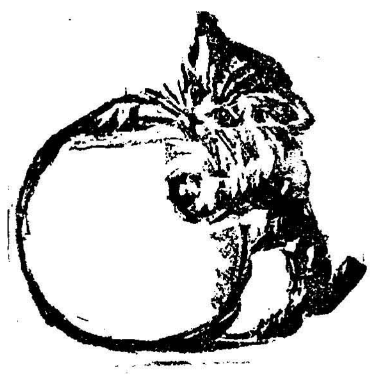
皆是也。顧其建立稍前。流言未起。而奉幣之使。方戾止於賓館。荆聶之風。忽播揚於衆口。且金氏之死也。實朝鮮政府陰嗾使暴客爲之者。故彼舉以爲例。察其意殆有所指耳。越日某大學教師語余曰。今溥倫貝子之來。實伺察革命黨。獲黨人姓氏五十一人。或謂五十二人。猶未審。商諸日本政府。將聚而禽獮。余徐問曰。然則日政府其必將許之邪。曰惡是何言。予問之悖也。夫革命黨行事所不必問。特其痛心於國政之不善而思別建政府以謀滌瑕蕩穢則皆所同。是故一言以蔽之。革命黨之生。政府造之也。惟其爲惡政府之敵。他惡政府亦從而忌之。固宜。若日本躋于治平之域者。幾四十年。子之國雖有惡政府。其與日本亦如風馬牛不相及。清政府之有此舉。適足爲世詬病。而謂日政府將助之。是猶等嘉穀於蔓草。指淸江之波不辨於濁流也。且我國國是。非一二人所能專斷。微論政府終非絕仁勦義者。比即從衡捭闔策士所尚。間欲出此以爲親交睦隣之藉。然報紙星羅。司民喉舌。輿論所挽。丘山不勝。在野有遠識者。起論其非。政府又無如何耳。英吉利日之同盟也。誓言以三島爲志士逋逃淵藪。慷慨急難安遂以日爲弗能及哉。余謝曰。前言過矣。復語以偵察事。

彼領之日。是誠不能使子無疑慮。余曰否。始亦疑之。適子言。已爲僕祛蔽障。曰抑吾
嘗聞諸子國人。偵察徒託于是以取媚貴官。勿思所謂貴官者。非日本之貴官也。偵
察以忠其職爲能。奚取阿附。亦有言使臣受政府倚畀。屢以金帛釣市井亡業者。僞
爲偵察。窺伺黨人動靜。吾意操術縱猥賤。當未至是。果其不謬。是使臣之尊。引無賴
者而以爲朋。恥莫大焉。余曰。亮矣。今清政府非吾漢民之政府也。猾虜無狀。嗾暴客
爲韓盧以踵朝鮮之後。即亦在意計中。既不得志。迺句隣國加之援手。忘己用術至
卑疑人將肯干犯天下所不許而弗拒其請是欲剚人之趾以適屨者吾國人有所
訣見。則并猜忌日本。是欲中日兩國之民親厚敦好。非俟中國革命既成以往或不
可得吾將與黨人交勗黽勉弗怠。事之苟集。非徒漢民之所忻。儻亦吾子之所願也。
言竟。直與擊掌。又數日。溥倫去。偵察遂不至。大氐日人之言。雖不可盡信。黨人動作。
拘囿若囚。當有他意。而在往歲。清廷怵革命黨奮興。議用安撫羈縻之策。弗售。則又
有議刺殺孫文、章炳麟、張繼等者。頃有此說。特實行前議。不必疑其詐僞也。夫人之
於讎敵心欲去之而力不足以顯然相攻則嘗出於暗殺行暗殺者舍一己以赴羣

難故可寶貴然暗殺之事狙人不備收其大勳類蜮之射影則又近乎陰險此不得已而用之所謂濟變之術也惟其事非神聖用之者亦不必謚爲神聖先審其敵次觀其志而後是非乃畧定古者刺客每激于私恩則談者視游俠甚賤惟豫讓漆身乃有國士之目徵其實猶不遠近世張汶祥視史堅如徐錫麟輩愈益遠矣彼刺客之爲政府用者無過雞鳴狗盜之等倫而政府擁兵百萬又輔以警察防維之密乃其深畏革命黨員至欲乞靈于荆軻聶政若餘皆不可恃者鼯鼠之窮於是顯耳其要求日本僅亦五十二人而止。日人自言。文明之國。決不爲助。致貽天下笑辱。就令此五十二人一朝罹凶疾舉相率以入丘墓彼之患顧可稍紓邪種族之義。浸淫輪灌於人心。則後起者方衆。以吾黨爲限。抑非剪除數十百人。遂足以使其隱然奪氣者。此仆彼繼徵于住事則已然矣吾聞壯士臨戰陣以踐屍薄城爲人生之至樂至若隻雞瀝血百猿震恐啼竄政府駭恩銘之死其狀相若私謂已誠有之人亦宜然何其淺鄙也此邦士夫。稍能通覽事勢。無弗以中國自強爲念。六國相殘。秦封愈大。亞洲自印度入于英。餘者皆小弱。罔克自保。碩果僅存。惟玆二國。黃種日削。利害相

牽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哲人狠貪食肉不飽使吾昆弟之國紛紜結轇有牽聯同盡而已故如某大學教師所論列縱不深契吾黨猶無以摧殘萌孽爲快者固能洞覘其有救國之志也爰記溥倫來東後事以告吾黨并次其言使世人知中日兩國民情相孚他日必能扶持而起其兆在是

爲言相濡沫　未足
寄溝瀆
吾生如寄耳
何者　爲禍福



談叢

△雙梧軒偶記　　定思

薙髮

明南都既亡之翌年。虜兵陷顯州。諸生劉泰兆獨著生巾服。當門立。兵過。叱之曰。汝何人。泰兆曰。我大明廩生也。曰。何不薙髮。曰「薙髮獨胡人可耳」衆降兵遂攢刃殺之。斯時義兵遍東南。各憑堡寨爲遏虜計。虜悉被以山賊之名。所過勦洗。有李應開者。亦贛諸生也。以豪健結客聞於虜。鎭將逮讞之。問何爲作賊。應開曰。未也。曰。「汝不作賊。何不薙髮」曰。「汝作賊乃薙髮耳」虜鎭將大怒。立斬之。應開坐而受刃。距泰兆之死。才五年。自時厥後。以髮死者血相漫。屍相枕藉也。卒悉以薙。哀哉。夫銳頂索頭之醜。雖猥賤如陳名夏。猶且知之。而以「治中國必自蓄髮復冠裳始」爲言。況其上焉者乎。然而名夏諸人則薙之。一切讀書識字之人。亦相率而薙之。果何爲者也。豈眞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今之談髮史者。但知慕死者之慷慨。悲生者之屈辱。

每不探其本源。故取兩生之言告之。

目疾

洪承疇在明時。郭些庵爲其舉主。松山之敗。承疇入虜。南都亡。承疇奉僞命略江南。以後輩禮謁些庵。些庵見之。故作目眯狀。承疇請曰。先生何時罹目疾。些庵曰。吾始識汝時。固有目疾。承疇默然。人或謂些庵之言虐。余則謂些庵之心痛矣。蓋些庵此言非以諷承疇。實以自怨。苟有可以贖此愆者。雖自抉其眸子。亦些庵所必爲也。惟承疇之默然。未始非夜氣來復之機。乃轉瞬而倒行逆施如故。斯古人所謂哀莫大於心死者也。

生死

虜師圍贛州。脅城中人降。有魏殷臣者。獨不肯。或勸之曰。子盍留身。須後用。殷臣曰。「誠如子言。設他日無所用。是使我終身不得爲中國人矣」。卒不屈。又李應開之被捕也。虜鎮將使其友諭意曰。稍遜即活矣。應開曰。「君愛我良厚。我非不自愛。人生朝暮等死耳。顧婉轉求生。他日不自立。死鹿鹿中。悔晚矣」。又有　嗣宗者。從楊相

國廷麟軍吉安之敗。楊公謂曰。事急矣。勿從我。嗣宗曰。「與公共事久。奈何乘危而去。」卒死之。就三生之言觀之。魏之言可以勵操持。李之言可以絕依戀。曾之言可以共危難。其言雖殊。要其堅貞不移。竭力致死。期有以抵虜之命。則固未有以相別。此古人之所爲不朽。而吾黨之士。宜人人奉爲表準者也。世乃有詐人之財。賣友之命。已則逍遙海上。擁貲作富家翁。而日以危言恫國人者。斯不惟吾黨之士所羞稱。三生有靈。且將與逆虜同殛者矣。

中原豪傑

冉閔既反正。不五稔而亡。身被執於虜。慕容儁問曰。若何爲思作天子。閔曰。「爾曹夷狄。人面獸心。尚思篡竊。我中原豪傑。奈何不作天子。」語極莊嚴。震雷驚電。不可逼近。至今思之。其聲若猶在耳。宜乎其當日足以褫虜之魄也。

定思曰。獨裁之制之不容於今之世也。稍涉政書知治理者。類能言之。吾黨日言共和之政。於閔之行事。曾何稱焉。抑知吾黨之所志。將以制今時之宜。故不取徒仍吾國之舊貫。若閔之世。其何能及。第以閔生長胡羯之中。受養育於大酋石虎之手。乃

能有志於完先人之故封以期保我子孫黎民此其操行較之乘時徼倖以取功名者固已不可一視矣即或閱帝制自爲。如秦始之傳之萬世。漢高之自矜就業。斯其所行誠不道。然以視今之劇秦美新。設淫辭而助之攻者。不猶愈乎。王夫之曰。雖愚且暴猶勝於草野之罔據者推斯義也。固將取閱於當日。



小說

虎口餘生記

俄國 鐸伊齊原著
七曲山民 重譯

一 密輸革命書籍

一千八百八十四年三月。予自瑞士支利西起程。將歷巴塞耳。沿來因河以適德意志琵點州之佛蘭伯。玆次旅行。非僅爲遊覽計也。先是俄國政府畏會社黨若蛇蝎。摧抑壓制之術。靡所不工。意欲鋤絕根株。毋使滋蔓。遇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事。尤嚴禁不少貸。黨人既不獲逞志。由是革命書籍恒于瑞士出版。迨潛運入境。秘密傳遞。不脛而馳。如響斯應。予是行。目的即運送此類書籍耳

時德意志社會黨亦苦政府虐待。其避地瑞士者。著有社會民主新聞。仝時出版。輸入方法。視吾黨尤迅速。且不易稽察。德政府大震。郵局稅關。殊戒嚴。凡假道于德者。靡不發篋搜視。盤詰數周。果無異。乃得放行。稍涉疑似。輒被留難。甚至執以付吏。嗚呼。魚網鴻罹。桃僵李代。吾黨所蒙影響。殆皆德社會黨所貽。何者。由瑞士入俄。德爲

必經之道。曩日德政府對于社會黨鎭壓之令未施。故吾黨出版書籍自瑞士郵局遞交德之某都市。復自該處伺隙。輸入俄境。成敗雖難逆覩。顧勢甚便。今德都旣頒苛例。前策又不果行。計惟僞冒賈客。暗置行篋中。以期逕渡德稅關。時予實負此義務。

予行篋共二事。甚巨。篋底藏載瑞士出版書籍。上覆以衣。犹恐關吏覩巨篋。必生疑慮。其一則雜陳婦人物。冀多方誤之。使心目淆亂。不暇他顧。踰塞巴耳稅關。關吏察于携有眷屬。坦然不疑。檢查時。特虛行故事而已。時予尙未娶。眷屬乃阿基舍魯鐸之夫人。件予自支利西而來者。女具至性肌膚若冰雪蜂腰鼓乳見者疑爲貴夫人鮮能窺其底蘊黨人咸愛而敬之與予尤善是役也。同人聞風聲殊惡。相戒莫敢同行。女獨慷慨曰。諸君所遲疑者非以德之關稅乎予爲婦人即使物色偶及亦易設詞掩飾非若七尺之軀一經恫猲眞相立呈其事亦隨覆身固不足惜其奈全體机關何予雖不敏願終始相佐俟事竣後乃歸雖跋涉修阻所不敢辭蓋覩諸人怯懦畏死之態冀有以振作之也其臨事仗義如此比踰巴塞耳。予欣喜過望。若獲更生

前途。稅關視之蔑如。遂慇懃辭女子。然登三等車。于時祖道者。女外巴塞耳社會黨雅浦輪師基氏。亦遙送于停車場。氏偕波蘭人某。賫書籍之佛蘭伯。始歸無幾時。瀕行鄭重贈言。刺刺不休。意良厚。并言佛蘭伯館可居。予皆諾之。俄汽笛騰鳴。輪轂轉動。洒淚而別。

是日適遇星期。士女盛服出遊。汽車闐塞。喧呶幾不可耐。坐者立者簪花約鬢者。喁喁私語者。迴環反覆莊誦報紙者。憑窗徙倚眺望山水者。意態顏色。陸續映眼簾中。予腦爲眩。敲火着淡巴菰。藉解煩悶。値涼颸外來。烟氣飈達于座。官吏某瞥見之。出惡聲叱之曰。是非吸烟室。汝胡敢爾。威焰顯赫。等責僕隸。余始聞。氣湧若山。擬擊以掌。嗣念身巨責。豈可與人競意氣者。强抑憤焰。反遜詞謝之。并棄紙捲於窗外。示不敢抗。某猶呶呶詬罵不休。他客代緩頰。亦不聽。耳若充者。卒迫脅徙余他室。其怒始霽。惡傖哉。

余兀坐室內。默念是朕殊惡。爲愁慮良久。無何。夕陽西匿。寒雨淅瀝。灑車內。衣履濡濕。百感雲生。是夕神經特銳。甚迴殊往昔。車達佛蘭伯。尙憶爲夜之九句鐘。亦一奇

也。下車。步至佛那鐸放。逢佛蘭伯館逆客少年。因取行李。畀之。少年員裝行頗邋遢。如不勝。且時露惶懼色。余如少年涉疑念。因曉余爲佛蘭伯大學生徒。故書籍文具孔多。少年漫應之。須臾。導至旅邸。賃室甫定。行赴食堂。見向之負裝少年。偕一男子耳語。語時目屬余。意男子爲旅邸主人。亦未深異。膳竟。且出小使。持客籍。索籤名。余直署蒲利新名與之。偶憶一事。需筆硯。命小使食竣。送至余室。余歸閉戶俟之。有間。聞靴聲隆然。歷梯而上。行漸近。續聞彈指聲數四。予意小使取筆硯至也。卒應曰。余非貴客。毋作俗態相向。扉遽砉然開。則一著常服紳士。率一警吏。紳士未待余言。自謂爲秘密偵探。見余行篋重大。疑或以祕密物匿其中。强余發篋。

二　羇身德獄

佛蘭伯隣俄國境。向稱逋逃淵藪。伊輩來意。度必因旅邸少年語。疑余廁身無政府黨。然予既與彼黨異趣。且書籍外無他物。憚彼何爲。念至此。心神始戢。乃急斂怯容。投鑰發篋。嗾令偕觀。偵探見書簿叢疊。知無爆裂彈。密賣品。大失望。漫指他篋。詢何故不啓視。急對爲閨閣用具。偵探仍强投鑰。予囁嚅應之。無何。偵探瞥見赤色小册

遽取視未竟譁呼曰證據在是矣小册名民意党一覽出版距今己年餘德書市間曾公然販賣若輩非瞽者乃深文周內指爲莫須有證據且不容一語自辨池魚之殃無辜至此豺狼當道安問狐貍以是入罪實余意想所不及

偵探隨睨予曰爾底蘊畢露尚有何說速來前余將詳檢爾身言次竟探手余衣囊中獲數百馬克滙單一紙小册一信札十通暨支利西德人某氏託寄社會民主新聞數紙狙公拾芋其喜可知促巡查火急繫予若防得間逸去詢以罪名則曰轉瞬自知吾儕豈妄拘人者何絮絮爲火急趨行時金錢羅列几案乞稍緩待加檢點不可詢其名亦不答

推挽下階之際會一妙齡貴女手挈革包珊珊來前偵探詰曰若非而妻乎答以非是偵探意非實語也猝前撲女女怪其無因恐極而泣倉卒遁去偵探意猶未捨將予屬巡查己則健步追躡若飢鷹搏兎瞬息己杳

警察援予腕跬步不離左右道旁萬目攢視僉指予爲偸兒有譁笑者有竊竊耳語者無辜受辱言之髮指是邦人士舍理論勢觀偵探搆釁可見一班即喙長三尺抑

豈執途人而語因噤口結舌從之行須臾達官廨經警官查驗。始詳詢姓氏尋聞驚聲嚦嚦起自身後回顧則嚮者挈革包之少女也且泣且愬玉容慘淡予覩狀義憤充塞骨鯁喉間微吐不快遂抗辯向不識女。姓氏尙不悉爲何遑論嫁娶官婉答云。拘女別具原因。不涉汝事尋命獄卒導予入室。登梯發鑰噫嘻。醉耶夢耶眞耶幻耶此巴點大公領牢獄也予胡爲來此哉

獄卒送至樓室。尋將燈火撤去。四壁闃寂無聲不可辨黑白陰風颯颯從內出當之毛髮俱豎予鼓勇摸索暗陬遇木觸手意爲床榻偃臥其上舊事塡膺苦不得交睫追尋笑緒皆成悲端翻騰竟夕疲極始沉沉睡去翌晨旣寤混混茫茫若神遊太虛我幾自失其我反視己身固明繫獄中回憶昨日天飛橫禍固恍然在目知非夢境因强自奮興而復故我神甫定。忽恐怖之境紛至。毛髮爲悚恐怖、何則遞解歸國是也時俄德二國未訂遞解政治犯條約。然余政治犯外。尙有可以遞解之故。試先爲讀者陳述昔時所經歷。

三　追記傳道會始末

方一千八百七十四年。余齡十九。是時。俄之貧富階級漸已懸絕。仁人義士。覩而憫焉。適歐洲共產學說滔然輸入俄境。因羣注意於教育運動。或爲小學校教師。或僞爲農民。或冒行商坐賈。至其宗旨。欲取富民曩昔掠有之財。歸而散之平民。未幾。首者建立一傳道會。

是會既設。男女青年學生爭入充會員。歷時未幾。歸者數千。而貴族少女蘇菲亞君亦與其列。雖拋棄家庭幸福。視之淡如也。每當夕陽西下。夜月東升。階農夫野老。團坐豆棚瓜架間。電其舌河其口以言語爲思想之花。以極樂爲世界之果。聽者如梏得脫。平等自由之理。亦漸次注明矣。

余加盟初年。依會中女黨員所規畫。時循行村落間。與農民同苦樂。爲異日運動張本。惜傳道猶未普。而黨中敗類。猝以全體機密洩之有司。因而被弋獲者數百人。顧漏網者尚多。繼又猷搜捕之策。使邏卒僞爲農民。密布山谷間。即不屬此黨者。亦牽連就縛。牢獄爲滿。計械繫之數。實達千人以上云。讞既定。各與以永遠禁錮。有不堪虐遇者。或自殺。或發狂。否亦漸損健康。病夭以死。於是黨員銜讐黨之人。恨入骨髓。

屢議重懲之。

四　追記寶友者暗殺事

社會黨初實行暗殺。在千八百七十六年之夏。是時。社會黨中。團體偉大。頗占勢力者。實屬溪蒲奔達利一派。全體會員因有他故。爰集會於耶里鎖治支鐸。籌商一切。余溪蒲洲人。又身任會員。故與是會。然棵利落支齊氏之暗殺。亦兆於此時。

棵初樓身黨中。好大言。無識者交稱之。暨後被逮下獄。自慮不免。因改詞求脫。凡黨中機軸。歷舉無遺漏。冀保生命。因而百千志士相牽就擒。向使棵甘心一死。以身示敎。貽黨中莫大紀念。誰得云非豪傑士。即不然。或託言不知。或吐一漏萬。黨中既有地自容。己罪亦可期減等。而乃梟獍爲心。計不出此。虎狼政府。即迎其機而利用之按圖索驥。全黨燼灰。人之無良。至於此極。雖然。余輩固觀過知仁者。棵果徒爲救死計。事後即匿迹銷聲。不爲已甚之舉。余輩又何多求。無如一脫囹圄。直以告密爲終南捷徑。甫及二年。復潛入黨中。先交結少年無町畦者。時以忠信自文。使昧者不之察。諸少年果墮棵術中。告以溪蒲黨員集會事。棵聞竊喜。欣然而來耶里鎖治支鐸。

然溪蒲黨員。非盡冥頑不靈者也。余輩洞曉棵夙行。茲次爲政府間諜又情事顯著。莫不心知其意。然耶里鎖治支鐸肩摩轂擊。向號繁盛魯莽除棵。就令此願克達。而黨中機關。亦恐洩漏無餘。鷸蚌相爭漁翁坐獲予輩長顧卻慮斷不出是無己造飾他事。給棵共詣俄迭薩會。天奪其魄。棵坦然不疑。偕行至無人處。始蜂擁而前聲罪致討。棵叩頭急泣言知罪。衆曰子亦畏死乎。然則當日舌底瀾翻時。胡不爲黨中稍開一面網也。棵語塞。衆起爭擊之。隨出紙筆書諜叛人盍鑒諸六字。塞棵胸前乃散去。

然事有匪所思議者。棵雖負重傷未絕。予輩散後。逾時忽醒。會遇警察扶歸。遂詳訴此事顛末。政府聞之大怒。仇視余輩愈深。蹤迹無虛日。予藏匿山中乃免。次年秋。啓義林土匪事敗。余等亦同被捕。幽于溪蒲州獄數月。守吏偶怠。牽友人史特發、羅伊齊、史拔羅師其氏。越獄脊遁。

棵獄之次年十一月。始將械繫諸人。分別首從擬罰。于時革命風潮。達於極點。政府頒特別戒嚴令。是獄也。株連無辜者凡數千人。五刑畢具。目覩者咸吞聲飲泣。黨中

尤激昂夙昔疾視官府自是轉集於亞歷山大二世十月十九日社會黨於莫斯科線路埋設爆烈彈伺皇之來時間偶誤中副車事雖未成環球罔不動
前次諸獄被坐諸人原與狙擊皇帝無幾微關繫也乃政府惛社會黨甚因欲示威余等其年十二月三日處三人絞罪餘各科重刑血肉狠籍道路間日入後街市譁言有鬼不敢出戶脫予爲邏獲早辭人世而入鬼域矣

余自千八百八十年出奔瑞士至是輸送書籍始詣德邦前此未嘗出瑞士一步也予初固政治犯其後則屬普通謀殺觀棵獄當自悉恐引渡俄國而科以政治犯罪決無生望審是余之情懷果何如乎

五　牽引之理由

德爲立憲國故事無官吏命令拘留人民不得越二十四時余再被庭鞫屆予入獄之期實逾二日因侃侃申明是例冀得一當吏曰誠有之第僅爲本國臣民設耳若異國人民則如本籍住址執業須展轉調査果無誤獄始具咄嗟何可裁決子胡拘執之甚也余詞窮逡巡退出

予尋歸室。悄然危坐床榻間。澄心以思。仍未得獲罪端緒。佛家云生死悟迷不啻爲予畫一小影是囧曩囚恒態。予則尤甚。身雖淹淪德獄。其魂夢間冰天雪窖之念實未暫離懷抱翼日。鞫訊畢。長官弱連君遽問曰。子知獲罪奚自否。予應以方將苦思窮索。對弱連啞然而笑。旋探喉直吐。道厥梗概。霹靂一聲。頓見晴昊。予前者如五里霧中行。自茲始辨險巇道路。

先是予未抵佛蘭伯。有二客來自巴塞耳。投止佛蘭伯館內。其一名某。其一即余友雅浦輪師基氏。各携書籍數箱。郵送藩列斯落某君。會某君干犯社會黨鎭壓條例。先日下獄。書籍入官。中載波蘭社會黨一書。屬政府嚴禁物品。驗覺。發還尋行文法蘭伯。捕發信人。值二客具裝他適。得免於難。政府怒甚。又恐同黨聞風遠行。用是秘不宣布。私命館主密行訪緝。藉稍前愆。館主畏罪及己。故詞察殊嚴。因是少年閱予書籍甚夥。意必前客黨羽。遽言於館主。館主復飛報警部。偵探警察。不告入室。職由於此。嗣覘民意黨一覽社會民主新聞以爲同謀證據。既獲。何患無詞相鞫。其牽引乃理之囧然。無足異者。

據是辨白。片言即解。蓋予行篋所貯。鮮德國禁止物品。波蘭社會黨一書。予此行幸未携帶。社會民主新聞。原間接受托。較已故犯者殊科、特是旣處嫌疑地位、迹近同謀。繩予以法。祇此微隙可入。然事屬曖昧。匪獲實據。終不足以相難也、弱連又曰。子誠不幸、誤墮濁流、微投佛蘭伯館。偵探其奈子何。夫胥行無燭。自信雖不爲盜、不能禁犬不吠。偵探者。政府之韓盧也、子胥行無燭。自取罪戾。其又奚尤、予聞憮然若釋。頃之。弱連忽手操不律。微指几側紳士曰。是爲大學教授。深請俄語現任譯官。來輔助我輩者。予仰視一周。似曾相識、匆促間苦不記審。紳士目注予面、露哀矜之色、弱連尋步入他室。囑予用俄語會話。教授環顧良久。徵言曰。君今不識予乎。予腦若受擊觸衝口而出呼曰支恩先生救予

相見之頃。先生復言。君明相識、何數次覿面若忘。得毋有隱衷。懼僕洩言敗事耶。不然胡前恭而後倨耶。言甫終。予色變震恐。肌膚頓起粟。恍被霜雪。跼蹐不敢置對。唯唯引咎半晌、始顫聲言曰先生知予爲誰曰知之已久不知不作是言也

六　大學教授之重逢

予折節事支恩先生。距今一年有半。方予居黨中。雜事蝟集。欲求學。苦乏暇晷。乃離俄國亡命集合地。來巴黎耳。入某大學校。聽支恩先生講演經濟統計各科。無何巴黎耳勞動首領阿爾摩爾二氏。介而致之先生。但言俄學生蒲利新者。未告以眞姓名。先生向著有俄國革命運動史。遇俄人親相得頗歡。屢延予至其家。殷殷問眞狀。支恩先生。來因人。前留學俄國他伯州。後旅居俄首都聖彼得堡。盡棄他學不顧。專精研習俄語。如是數年。故語頗嫻熟。無告鐘聽聾之病。舉凡道路名勝。暨社會現狀。靡不明瞭於胸。言間早覺予爲黨人。亦未置念。先生下交之意。蓋欲藉予夙昔見聞。助其著述事。猶支那太史公之作史記。先徵于蘇建夏無且及畫工也。予頗有難色。既力辭不獲。諾之。從茲布席函丈。明燈促膝。相與上下其論議者。匪伊朝夕。師弟之交。漸次親密矣。

既而情愈欵洽。每傾吐肝鬲。無所避忌。偶論涉戰聚黨。先生振盪其臂曰。歐洲各國。論者指爲文明。以予視之。不過一逋逃藪耳。俄之殺人犯。潛匿其間者尤多。政府聽其流毒。置若罔聞。脫不幸與吾狹路相逢。當手繫之。予急亂以他語。始罷。一日。先生

往自由學會。講演俄國二大事件。二大事件者。一爲刺殺亞歷山大二世。一則啓義林土匪事也。演說瀕既。復大言曰。溪蒲獄逃犯。有名史特發羅伊齊者。有名拔羅師齊者。有名鐸伊齊者。今尙匿他國領土內。諸君謹誌勿忘。予一日自傳聞得之。遂覺先生之厲。甚于雷電。每度執經問難。輙如芒刺在背者。幸先生不念舊惡。尙未麾而出之門外。然予終思高蹈遠引。作鴻飛冥冥之計。頓與先生疏。尋去巴塞耳。往事己矣。今者一爲座上客。一爲階下囚。隱衷既露。慚恐交作。久之久之。囁嚅而請曰。先生烏從知予姓氏。曰。君去巴塞耳後。君友人阿爾摩爾二氏爲予言之。維時予胸臆憧憧。實難腹忍。且恃愛不諱。率爾曰。某机上肉耳。旦晚即爲盤中餐。先生仁人也。姑緩予。復致乞援之意。先生了無所嗔。莞爾笑曰。孺子疑吾哉。見何隘也。世之幸災樂禍。腹劍口蜜。見人之入井。不惟不救。且下石焉者。誠比比皆是。顧以吾當之。悖矣。孺子毋驚。吾行將徐爲子籌之。

予于是丐之曰。予往事師良諗者。能以正當方法出獄。師之靈。予之幸也。脫事機急激。則有踰獄一策。在窮途援手。先生其有意乎。曰。雕君言。吾亦將圖之。難而不急。將

焉用友。吾誠不肖。然迥異熱中者流。夫殺人媚人者。吾惡之。利用友之死。事後作歌詞憑弔藉爲博取金錢資料者。吾尤惡之。以爲前者跡類盜賊。後者直倡優變相耳。見義勇爲。豪傑之常。何不可之與有。速語吾。緩急待予而行。予時寓可知矣。夫大學教授。非彼都人士所注目者耶。自由學會演說戰慄黨辯論。又非出自師口入于予耳者耶。曾幾何時。竟衝突矛眉若是。先生誑語給吾乎。殆非也。先生爲譯官。所謂隔河觀火。苟非將伯動念。則棄予如遺可耳。何以當吾取出被搜書籍。指書內所夾另紙一篇。畀予撕呑滅跡。另紙所載。乃友人姓名住趾。得此據爲信讞。則百口難申辯矣。先生之恩。直當與生我等。

七　德國法廷之對簿

師弟重逢。絮絮話舊。人生樂事。殆無倫比。余幸得于患難中。且出意外。詎非大奇。使我一彈指頃。滯悶冰釋。乃出鄭重之音語。先生曰。余密友阿基舍魯鐸氏。其住趾距德匪遠。其人智勇深沉。足備任使。先生盍函告之。先生毅然許諾。阿氏既得報。百舍重繭。兼程而至。至則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往叩先生之門。先生納之。彼屢于佛蘭伯

某寺院中偕先生營晝脫予之策。

被拘以還。先生畜余彌親。昔年嚴厲氣象。迴不再覯。不寧惟是。先生既得德有司信任。故可時託職務。隨意呼余造譯官室。因而內外傳言。不啻面語。

最初對簿。予供為俄國學生負笈來瑞士。平日生活賴有私財自給。脫不足。即賣文以濟其乏。旅居寖久。覺彼土殊樂。無意復還祖國。嗣又娶妻生子。所齎書籍。則欲售之德人。冀蠅頭微利。為後卜居獨國計。是時。余實尚鰥。顧不憚為此言者。因余遁出故國。所持旅行券。原假諸所善蒲利新。洎是。竟冒其名。若蒲利。新誠遊學瑞士。誠已娶妻生子。此。非謾言也。

余續供曰。佛蘭伯。非所謂自由之都市耶。形迹胡在。告訐胡人。而乃無端被拘。無端受辱。無端下獄。事如鏡花水月。强加于無罪者之身。揆之情理。詎得謂平。犹不足。復以風馬牛不及之少女。羅織其中。文明國憲法固當如是耶。審是。則具憲法之德。較專制之俄。犹五十步與百步之異耳。瞶瞶若是。豈足臨民。宇宙雖寬。無所揷足。余烏足。惜奈君輩且為世界報章所嗤笑何。

語竟。官吏相視動容。若爲余氣所懾服。俟之旣久。竟無答一辭者。惟他顧指導書記誤處。或默然徘徊法庭間。似皆直余。且甚不滿偵探者。弱蓮君顧支恩教授。謂余本無罪。不遠即得自由。何事激烈。自取罪戾。斯拉夫民族。非以能忍著名于世界者耶。余聞竊喜。顧究不盡信賴之。緣余向以破獄爲獨一無二之手段也。特余初入獄時未遇支恩先生。破壁而出。良亦甚難。

一日。獄吏呼余詣譯官室。意爲支恩教授。迨進見。則一素不相識人。坐候其間。自陳其名曰某。余旋忘之。稱受余友囑託。爲余辨護而來之辨護士也。余半生經歷。先自余友處聞知靡遺。囑無隱蔽。共議後事。

八　破獄之計畫

彼迺作小語曰。君欲破獄出走乎。是舉悖法殊甚。君慮事精詳。胡爲出此。誠如君言。不幸事與心違。再被逮。罪不可逭矣。且官吏曾言君別無罪狀。只俟瑞士照會回時。答無他故。即可安然出獄。烏用是自驚自擾之計耶。余問照會瑞士。當必照會俄國。彼曰無之。若有。則僕等所宜知也。且德之法律。與俄不同。一切判斷。必依法律之規

定。初非秘而不宜者。故關於此事文書。僕所盡悉。若與俄國交涉事。僕可決其必無者也。余曰。雖然。行政警察。仰賴政府向俄國交涉。未始不可。曰。否。依法律條件。政府與警察。各不相謀。焉用秘密。君之被拘。不過有違德法之嫌疑。苟能釋然。直有放免耳。今俟照會歸來。君即無罪。請靜以待之。余雖聞是言。私心終不免狐疑。德之法律焉能如所云爾者。然又無辭以辨。至破獄之事。初以爲至易。乃時移勢變。多生阻力。余固未能驅除是念。但姑待機會。亦未爲晚。且支恩先生。爲余所依賴。又見重於諸有司。德俄兩政府。果有交涉。支恩必能與聞。且必能通告於余。余惟恃支恩先生爲吾應援可耳。

然余意念鹿廬。息息相續。仍有不能强自遏抑者。希望盛時。則自慰曰。吾其或者不久見釋乎。而恐怖之魔。若襲余臟腑。毅焉代答曰。否。或將引渡於俄。有時惟藉閱覽同志及支恩先生所贈書籍。以遣沈悶。然目雖涉文字。而心每行於太空

爲余個人一生計。雖受若何苦惱。余皆不復措意。惟數多同志『勞働解放同盟』黨勢擴張之一念。最足以搖吾之精。

余等同盟方在萌孽。來歸者未衆。即費用亦磬乏。機關杼柚。多未設備。今爲輸秘密書報於俄。倉皇奔走。歷瑞士。來德國。就中所欲經營者。如運動費用。組織同盟。要件不一。如能早就歸途。更可以別事他業。助我同志。一刻千金。正此時耳。今乃束手牢獄。徼特不能相助。而反以貽累吾。其何以堪耶

九　德意志獄中生活

德獄制。防火至嚴。禁吸烟。入夜亦靳燈。勿給。一若此室所納。惟有日光者。夕陽西匿。室內黯黑若漆。無少光。明雖曰偸息。人世實則無殊閉置墟墓。輙念獄室建築。用石爲之。僅扉榻用木。鮮致火災。而防範之嚴若此。用意之奇。洵非皮相者可測。日僅與麵包磅半。外肉汁少許。幷穢惡。食頃輙攢眉搖首。格格而下嚥。竟不能果腹。半炊許旋又憤火中熾。飢腸雷鳴。是地爲未決囚之室。所施如此。餘可類推矣。

獄卒遇囚。面目猶獰惡可怖。當者咸惴惴不敢仰視。即如遊戲運動。人所恒樂。彼獄獄卒驅囚繞行室四隅。若御者之馭馬。稍休息。欲側即任意叱罵。或奮拳相擊。囚怵於積威。寧蟄伏牢檻間。即遊戲時亦莫肯與者

余居樓室誠不善。顧頗開朗。桌椅枕被悉備。壁間懸規則。晰如牛毛。稍觸則科重罰。不少假借。彼制法之人固未設身處地一嘗囚之痛苦。特欲借規則爲束縛節省監督之勞耳。罪之已定未定。非所置意也。

一日。呼余詣廊下。其處先立多囚。爭向獄卒詢何事。卒傲然不答。數問。始言加特立僧侶且來說教。余謂之曰。余素持社會主義。凡宗教悉於吾無與。遑論加特力。請先歸室可乎。曰。說教大典。屬在繫囚。均宜洗心敬聽。不許藉詞藏匿。言次。僧侶來。命囚進前摩頂。一一詢往日宗旨。予答以少時志在濟世。身居社會民主黨。不屬何教會。僧憫然視予。且顧予曰。去去。

獄中看守偵探。心思緻密。覘俄國憲兵。覺有過之。時而鵠行鷺伏。出囚之所不意以施罰金。一日友人餽橘十枚。彼盡剖分爲四。一若天生果實。亦可以刓空藏物者。余每通信同志。經彼銳眼。正不知若何審視。始納郵筒。來客踵至。覘余間遺美食或貴重品。彼未悉余底蘊。疑爲巨富。且聞釋放期邇。故較他囚趨承稍謹。

余受命攝影。附照會送瑞士。後接覆函。中謂面貌確爲蒲利新。且爲解釋。言不識雅

浦輪師基。無頒布禁制書籍事。與余所供各節。若合符契。

十　獄室之變更

某日清晨。獄吏召余至應客室。云是女友來訪。客爲阿基舍魯鐸夫人。即度巴塞耳稅關時。曾共予出險者也。甫擬言別後事。音未離唇吻。檢事佛恩野魯氏掉臂前曰。法廷異家宅。而曹唔談。宜純用德語酬答。一涉斯拉夫語。三尺法俱在。不而宥也。檢事白鬒飄然面微皺聳肩側立發言情狀殊冷酷聞者不寒而栗女畧述寒暄。辭去。此次唔面僅五分鐘。懷頗怏怏。嗣念放免有期。愁苦自縛。初何爲者。因亦未措意。後數日。獄長突下移室之命。余心始訝。祥陽一矅。陰曀旋布。悲哉悲哉。何不幸而遘此耶。

前居樓近市。憑窓俛矚。遙見陸軍學堂。惠風暖日。羣兒蟻行遊戲。前唱後喁。或拍手相和。清婉可聽。足紓犴狴之鬱抑。鄰室爲客邸。余密友某先日僦居其中。意在接應破獄。今茲居室移易。前功盡棄。新室居樓下西偏。幽鬱晦黑。殆無其比。窓外有小庭。一線之光。由此而入。身乏羽翼。烏能奮飛。撫壁長嘆。徒喚奈何。屈指出獄期近。流行

坎止。且復任運。特居鄰密友。數日不睹余蹤。不免望眼欲穿耳。

越日。又有客至。披幃進見。則一青年婦人。急行至前。握余手。且笑。且泣。如染狂疾。

十一　婦人之來訪

此婦即同志蒲利新之夫人也。予自入獄。即冒蒲利新名。故其夫人來訪。亦僞爲余妻也者。特夫婦眞情。純出自然。矯揉造作。終形隔閡。況獄吏燗眼。無微不燭。偶一不愼。全局敗露。禍患立至矣。蒲利新夫人工於摹擬。故爲悲喜雜遝。嘗若久別所歡而偶遇之患難中者。聲情畢肖。檢事縱嚴厲。至此意亦稍動。聽予等所爲。不生阻撓。然予等應對一切。限於德語。則有大不便者在。蓋蒲利新夫人之來。因報祕密事件。故非用本國語。不足以掩獄吏之耳。不得已。乃請於檢事佛恩曰。予夫婦欲操俄語。君其許我乎。檢事曰。否。不能。法之所在。惡容寬假。且汝兩人。非不善德語者。何必妄爲干求。予曰。雖然。德語究異素習。今久羈縲年。始得一見家人。鄙事繁瑣。均非數語可了。若純操德語。又焉能暢言無滯。敢請以言論自由之權。暫畀予夫婦。法律何若。非予能曉。至言於君檢查不便。曷弗請支恩先生來。從旁監察。支恩先生善解俄語。諒

無他慮。檢事躊躇半晌。乃卒許此事。予大喜。蓋自入斯獄。早與支恩教授隔絕。思欲一談往事。渺不可得。何幸遇合之巧。竟由蒲利新夫人作成之也

蒲利新夫人言俄國偵探。現在日內瓦嚴行調訪。更注目予相知友人。且得像片一帋。丰采酷似。特未探知予確實所在耳。恐淹滯過久。稍綻罅漏。彼時雖有百口。將莫能辨。是故同志等勞心焦思。以爲遲不如速。仍定越獄計。而使蒲利新夫人之來訪也。於是兩人籌議越獄善法。支恩教授亦從旁策畫以相補助。支恩曰。獄門筦鍵。堅而難毀。非盡得內容。無從着手。且現時監倉。尤非昔比。深恐越獄之事。終成畫餅。議久不決。然支恩熱誠耿耿。至今歷十八年。予猶不能忘。議事之頃。檢事攝氣而坐側耳而聽。予等笑時。彼亦微笑。强作解人。究其所語者何。彼固昧焉罔覺。而支恩教授時述他語。欺之。終亦不察。其詐殊童騃可笑耳。語畢。蒲利新夫人與予握別。謝檢事之許其自由。並問良人當以何時放免。檢事曰。數日中便可決定。若果放免。則交與警吏。送於最近之國境外。大抵爲瑞士國。夫人今暫歸團聚之樂。當亦匪遠。夫予固信其有是也。但送還本國之一念。終不釋然。不得已强自排解。謀保我自由之躬

未完



來稿

哀太平天國

信川

滿人竊據中夏二百有餘年毒痡乎七世刑政苛殘網羅周布華域遺黎用不免於水火摧抑憔悴乃告無辜於天皇天右我下民眷顧于南俾我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提挈英豪乘時而起威靈所被罔不歸心因蹤陸梁出衡湘略武昌逐江濤而東下建天邑於建康當斯之時東南十餘部悉已囊括西北之民方喁喁南向飭其籩豆玄黃延頸以待義師之至誠使揮戈北指直薄幽州滿洲大長固將大去宛平適彼黃龍之府皇漢絕緒於是乎克紹寧不懿哉不圖天不悔禍弗啓其心洪翁矯僞於上楊韋喋血於下防禦疏於外軍律弛於內遂使四海之內囂然無復更生之望有識者於是知太平之以暴易暴不知其非矣夫中國之民竺舊而憙所習排攻異端有如大敵當洪翁密謀集衆之日藉鬼神熒惑之說以固衆心夫亦權道矣義旗既揭大義既章固宜熟審民懷慨然捐其西方天國之教以毋驚黎庶計不出此而謬

執異教以化我民典章文告盡背乎古制欲以追跡摩訶麥德卒使萬方解體自書史以來可爲痛惜未有如斯之甚者也昔劉邦朱元璋咸興于草莽從附之士罔不和會一心丕能定其洪業固知師克在和古訓無失當太平既建天京之後胥然自以爲大功將蕆羣臣不肖咸欲專擅權柄用以相惎遂操同室之戈拱手以成覆亡之禍內政旣擾軍令弗行維其將士大抵出於草莽姦宄之徒約束弛矣乃肆威虐於民民用寒心遂悖而反望滿洲之撫輯至寒至熱在上四民無走者取則行鈞也當其初紀天下嚮風及其季年倘張斯甚滿臣記載不足徵矣故老之言身受目睹之狀庸詎誣謬哉夫體國經野事資學術設官立法貴在人才專滯淺陋之懷欲措升平之治斯無望矣君子觀於錢江王畹之策不行未嘗不爲太平悲也又當是時西方哲種通市東來大利未攘大勢弗悉若滿若漢彼固未暇辨擇綏之斯來耳太平不曉懷遠之方又昧禮賓之道坐使西人爲滿効力豈無故哉嗟乎後之起者以太平爲龜鑑。倘其覽觀所失。勿蹈其覆轍而已。治國化民。不可不資於學。安衆齊人。不可不愼於教。整軍經武。不可不持以人兢利而互爭者。必敗之道也。怙權而不恤

衆將不忍之。向使太平克愼於是。雖曾胡之爲滿作賊。夫豈甘心。所以葅醢太平而不惜者。亦曰暴戾難與圖大事。吾寧暫爲爵祿計矣。假其不然。夷夏之防。復仇之誼。固浸淫於我民之心。雖婦孺猶或知之。以義號召宇內。慮無不奔走者。莫與抗也。敵雖有貔貅之衆。亦罔益而終敗也。即屢戰屢仆。猶必有申其所志之一日。矧以太平之奄有東南。據長驅席卷之勢者哉。人謀之不臧。於此見之矣。雖然。太平已矣。而滿洲之薦食各故。我民之臣於索虜。又垂五十年。斯太平之罪也。有仁者起。仗太平之所志。而易太平之所爲。斯乃軒轅氏之子孫所以託命者哉。

大同報滿漢問題駁論

尊周

(一)第一頁第三行云。滿漢問題何以生。生於八旗之特別兵制。八旗特別兵制何以生。生於非立憲的制度。延而及於種族問題云云。

該論謂滿漢問題。生於八旗之特別兵制。其意若使無此八旗特別之兵制。則中國今日。必無滿漢問題。爲政治之梗。然亦思八旗之兵制。何以特別乎。以其爲終身世

襲兵故也。第該論題辭有云。夫八旗世襲終身之兵制。何自而來。則實出於前明軍衛之制。本朝不過因而加甚已耳。(第二頁第一行)是前明已取當兵義務。僅限於有軍籍之人。而彼時何以無種族問題。亦曰彼時實無滿漢可言耳。然則今日滿旣盜我華夏。姑無論是否特別兵制。而排除畛域之見。終當爲人人共有。且不可不有之心理。又謂八旗之兵制。生於非立憲的制度。而延及於種族問題。此言似是而實非。夫立憲國人人皆有當兵主義務。此在日本德國。似稍稍能行耳。餘若法美。獨行徵兵制度。此猶曰法美係民主耳。若英非滿庭所欲取法。曾派大臣親往考察者乎。試觀該國兵制。是否全國一致。今四萬萬漢人中。除十數販學東西洋者。以當兵爲人人共有之責任外。餘猶沿數千年之惡習。引有莫大之苦。異日舊物恢復。宣告最完全之憲法後。欲使人人皆兵。亦必費若干之教育。乃可以化四萬萬惡劣之習。今該論一若漢人覩八旗兵制而遂生種族問題也者。殊不思漢人中之中下等者。正以不已及爲幸。而漢滿之界限。則雖販夫孺子。亦知男投女不投。生投死不投二語。作何解釋。故遠見其來也。則羣走而指之曰。彼韃子也。此豈有人指使者乎。亦不過

種族之界。爲人人生而即有之天性。不能一日而消滅己耳。若謂無特別兵制即可無種族問題是無異使甲乙兩性同居均其勞苦平其安樂而欲各忘其性氏也有是理乎

（二）第二頁第三行云。然則中國永爲世界上弱國。國民永爲世界上僇民。是不能不歸罪於政府放棄。而政府之放棄。又因國民之不負責任。而國民之不負責任。又未嘗不以滿漢問題爲之梗云云。

此語果何自來耶。謂國民之不負責任。因滿漢問題爲之梗。然稍一啓舌。即加以殺戮之禍。此出於誰氏之手乎。二十年以前之慘虐。今且勿論。俄之侵犯東三省也。留日學生。編義勇隊以拒之。而政府則指爲革命黨。欲盡捕戮之。此非國民應盡之責任乎。各省因生計日促。官吏貪污。種種苛稅不堪。乃起而爲亂。政府則不惜借外兵以平內亂。一二明正紳者。恐其蹈開門揖盜之覆轍也。哀電阻止。政府則誣爲句通匪人。欲作一網打盡之計。此非關於責任之事乎。國內交通不便。路政甚屬急要。鑛產甲於環球。外人垂涎不已。則路鑛亦刻不容緩。乃民間要求自辦。政府則有駁無

準。即千百中而允其一。亦未開辦而先定制限。既開辦而多方留難。深恐民間得其利益。若外人一要求。則寫條約。蓋御印。直項刻間事耳。一切利害。皆不敢顧。甚有二三無恥之親王大人。欲得外人之歡心。於彼未要求而先自獻納之。曰量中邦之物力。結外人之歡心。曰甯贈之友人。勿貽與家奴。以致演出勢力平均利益均霑種種新名詞。此非關於責任之事乎。即以最近之事言之。慶邸父子。貪饕淫蕩。中外皆知。乃趙啓霖一參劾。即獲罪。岑春煊一參劾。即不滿意於慶而終至於開缺。其言官也。督撫也。有肅官箴之責者也。猶被罪如此。下此更何論乎。此亦得曰國民之不負責任。乃國民有種族界限而不欲負乎。夫惟至親也。故父母雖有過。子可以諫之。父母雖不從。斷無不以子有子者。惟異族也。故痛癢不相關。即有一二愛之者。於其失德敗行。稍加規諫。乃始則不假以詞色。繼則大加以叱罵。終且刑誅束縛。有不忍言者矣。故當易其言曰。政府之放棄。乃國民之不負責任。而國民之不負責任。實以政府爲異種人而無從負也。

(三)　第四頁第四行云。滿漢同居中國土地。即同爲中國之國民。且相安已數百年。

早失民族之要素。無單獨之性質。非特形式之混同。而精神且化合焉。又焉有民族主義發生。互相排斥之理。豈非可笑不通之論耶。

所引第一節。該報立論雖謬妄。尚有謬妄之證據。第二節雖謬妄。獨可以淆亂觀聽。至此則僅作空廓之言而已。其所謂無單獨之性質。果就何者而言乎。滿人之爲上者。驕奢淫逸。誰不知之。誰不言之。滿人之在下者。昏惰愚魯。又誰不知之。誰不言之。該記者亦欲我神明之冑。陷於驕奢淫逸昏惰愚魯之域乎。多見其豺狼成性也。若謂形式混同。則除男子被逼。拖髮辮。服長袍。與彼無分別外。女子則逈然異也。（參觀第五節）又謂精神化合。夫言精神。感情其重要部分也。今試問滿漢之感情何若。在朝則漢人事事自抑。非服之。實畏之也。在野則見其來。即遠避若不及。非畏之。實厭惡之也。（此爲余所目覩者）此亦得曰精神化合也耶。該論記者不詳考實在情形。僅作此空疏之狂吠。可笑不通之論。得毋作者自道耶。

（四）第六頁第二行云。且滿人居於粵者粵語。居於楚者楚語。居於魯者魯語。居於晉者晉語。居於何處。即能操何處之土語。雖同是滿人。居於粵者。與居於魯者。

一旦相遇。言語之不達。與粵人與魯人無異。亦可謂根本之化合。無毫末破綻矣。

言語同一。爲組織第民族一要件。固也。然其中亦當有區別焉。即化之者爲誰。而被化者又爲誰是也。欲考言語之誰爲主位誰爲客位第一當考某言語最適於用次當考用某言語者居多數。若不適於用者而化合於適用者。此只可謂彼不適用者之進化。而不得謂之同民族。例各鄉野之人。營業於都市。不得不棄土語而習官音是也。若少數者而化合於多數者。此只可謂彼少數者爲多數者之附屬。不得謂之同民族。例如甲省數人至乙省經商。不得不棄其所已能者而習其所未能者是也。前不得謂鄉野之人。即都市之人。後不得謂甲省之人。即乙省之人。今試觀滿漢語之優劣何如。吾往歲亦曾問津滿語矣。口音含混。無輕重之別。語根單簡。無深遠之意。而漢語不如是也。又試觀用漢滿言語之比較何如。三百年前用滿語者約四百萬人。用漢語者約三萬萬餘人。幾有一與百之比例矣。欲此百人而同化於彼一人。能乎不能。欲彼一人而不同化於此百人。能乎不能。翰林入館後。猶必習清書滿語

可見彼欲漢化於滿之心實未嘗一日忘也。特勢有所不可。深爲彼輩慽事耳。況同一語言者。不必盡爲同民族。如今日之法蘭西比利時是也。同民族者。不必盡同一語言。如當日之奥太利。其語言有數十種是也。根本之化合。固如是乎。

（五）第七頁第三行云、滿漢同居雜處中國土地者已數百年。以政治而言。同受一統治權支配。同組織成一政治社會。政治團結。自不待論。以職業生活而言。同爲中國之國民。即同盡國民之義務。一切職業生活。亦無不盡同。以教育而論。同讀先賢之書。守詩書之道。科舉時代。同爲試子。學堂時代。同爲學生。用同一之文字。受同一之教育。而教育爲誘化人心之本。而滿漢之結合。受其感化力者更多。以風俗而言。滿漢雖不盡同。然同居既數百年。漢人染滿風者有之。滿人效漢俗者有之。至於今日。毫無異同。使滿漢同行。苟不問其履歷。鮮能分晰其孰爲滿人。孰爲漢人者。（下畧）

作空廓無據之言。乃該報記者慣技。然當以此節之空廓爲最甚。豈素不晰滿漢實情耶。抑明知其然而故作此影響之說以敷衍耶。二者必居一於是矣。以政治而言。

除現在之君主有名無實外。凡京內外滿漢。皆不同居。非同一之行政官管理。非同一之法律賞罰同一職位。漢人必仰滿人之鼻息。滿人必較漢人爲專橫。前日則種種要缺。漢人不得補。今日則一舉一動。忌漢人愈甚。此亦可謂之爲政治團結耶。政治社會耶。以職業生活而言。漢人則終歲勞苦。不敢少安。滿人則飽食煖衣束手而嬉。經盡國民義務耶。作者又必曰。滿人本兵籍也。當兵即其義務。然一有亂事出戰者、究爲漢人耶。滿人耶。而作者乃以一切職業生活。亦無不盡同二語了之可笑孰甚。以教育而論科舉時代。每省應攷者滿人不過十數人。京師則設立種種世襲名目。雖不識之無。而一躍即可攬大權。食重祿。二百餘年中。號稱最尊孔者。滿人中成爲名儒者有幾人。成爲文士者有幾人。學堂時代。在國內則數百人之學堂。所雜之滿人。不過二三。(各省內如此)而滿人自設之學堂。則限制漢人不得入。如各省之八旗學堂皆是。在國外則漢人補官費難。滿人則幾無一非官費。漢人欲習陸軍。則多方限制。滿人幾盡爲陸軍警察二途。此亦得曰同一教育耶。以風俗而言。滿人中之男者。無老無幼。日以養雀遊戲爲事。其女則無老無幼。趿鞋吸旱烟。日以觀劇食

零星物爲事。即家儲僅升米。亦必售其半以爲劇資。若無劇可觀。則擁被高眠。有午後三鐘。猶未起者。（有友人向余云曾親見其於被窩中喚賣食者入室。令取食物送至其口並令自耳孔取其錢此生物中之何類耶吾實無以名之） 此滿人舊有之風耶。抑效漢人之風耶。而作者乃云。漢人染滿風者有之。滿人效漢俗者亦有之。不知果何所據。（除辮髮馬蹄袖爲當時被逼外）若以滿漢同行。不能分晰其孰爲漢人。孰爲滿人。即曰是同一民族。然則中人與日人。亦無分別。歐洲各國之人。視之亦無大分別。此亦可謂之同一國民耶。（然有友人謂余漢人之後枕骨多高滿人之後枕骨多平）

第九頁第一行云。滿漢同居各省。自必同奉佛教道教耶教。各有信仰自由。無種族界限云云。

中國數千年來事事皆有限制。惟信仰無限制。謂中國爲多神教也可。中國爲無神教也亦可。故開化較早。而進步亦較遲。今攷漢人之信仰。大抵男子喜拜財神關帝。婦女喜拜觀音。無分東西南北。皆可以拜神二字括之。不惟此等神與佛道耶回等

教無涉。即拜之者。亦不能自認其果信何宗教也。其信佛教者。爲最少數之僧徒。信道教者。爲最少數之道士。信耶教者。爲少數之無賴子。此等人。或怠惰成性。或急於謀生。或藉此以避禍報怨魚肉鄉里。皆萬萬不可厠於宗教之列者也。若奉回教者。則屬固有之回籍人。尙可謂之未忘本然。亦只西北各行省中之最少數人。統觀以上各教。實不能一筆寫去曰普通之漢人皆如是也。該論謂滿漢同居各省。自必同奉佛教道教耶教回教。殊不知滿漢雖同省而各自爲性情格格不入。故交接亦甚形疏少。信仰、從何而同耶。種族界限從何而湮沒耶。即以滿人宗教而言。素所奉者爲佛教中之列派。曰喇嘛教。與西藏蒙古相同。按西方各省通呼藏人曰喇嘛。有時亦用代名詞曰蠻子。北方各省通呼蒙古人曰口外人。或曰游牧人。言外皆有輕鄙之意。今姑無論其用意之是否然。因鄙蒙古西藏之教。而遂及其人。而更及於滿洲之人。皆可想見矣。信仰之表見。惟拜跪爇香等事。今按各省之人。居於一城者。各省有各省之會館。而崇拜之神像。即供其中。焉遇有年節會讌等事。且以省界爲限。滿人得入其門者。亦已寡矣。而曰滿漢信仰盡同。果何所據耶。況信、仰同。則種、族必同。

乃宗法社會時代事。如希臘古時之以阿頗樓神定親疏是也。今該報旣言中國進於國家社會。則同一種族。不必得同一信仰。然則旣同信仰者必不可遂謂同一種族也明矣印度佛敎也日本亦佛敎也英耶敎也和美德。亦耶敎也於此而曰印與日同種也萬不可有畛域英美法德同種也萬不可有畛域可乎吾恐雖發起海牙平和會之大臣。簽押彼此協約而統領天皇。亦將不顧而走矣。而況漢人之排滿。其狹義爲復仇。其廣義爲去政府。求大同者乎。

（六）第九頁第五行云。考滿漢通婚。於法律上雖開禁未久。於事實上則已數百年。微論旗人中之滿軍八旗。滿軍八旗之關係也。即旗人以外。滿漢通婚。亦既多矣。人種之混同。早遍中國。而血胤無組織民族之重要元素。滿漢早已攙合同化。合此公例云云。

血胤爲組織民族重要元素。誠如該報所云云。然滿漢今日人種果混合乎。當滿酋之乘明亂而奪我中國也。嚴禁通婚。在當時爲妄自尊大。不屑與漢人爲伍之意。滿人之所欲而亦漢人之大幸也。迨康熙開禁之時。滿人已養成驕惰奢淫之習。斯時

漢人即有不屑與滿人爲伍之意。故開禁者自開禁。而不通婚仍如故也。至於今日。滿人之穢形。已成爲特別標本。孜據雖罄南山之竹。亦莫形容其萬一。此非我華胄之私言。實世界之公言也。夫人之豢豕也。朝供飲食餘瀝。夕給芻草一束。豕之食而臥。臥而食。一無責焉。欲其碩大而啖其肉也。今滿人之肉。旣不足食。而欲漢人娶之嫁之。以耗此必無報償之財乎。吾見川陝滇鄂各省。嫁女於滿人者。僅數家。此數家皆滿人中所稱之富戶者。若漢人之娶滿女。則無一焉。此省會僅如是也。若省以外之父老子弟。只知滿人有「韃子」「旗人」「滿虜」各名目。爲盜取前明天下（鄉人每謂明朝即天下）之人。而並未一見滿人作何形狀也。婚姻從何而通耶。若僅據省會一二家。遂謂血統已混合。則兩粵閩浙之經商外洋者。且以外洋爲家矣。留學東西洋者。且娶其女而歸國矣。某之大臣之子。某某滬道之子。且各娶金髮細腰者爲之室。以冀交涉易措手矣。血統豈不混合又混合乎。至於滿軍漢軍。間有通婚者。在漢人豈不知滿洲實中國之仇讎耶。蓋其志欲得富貴而無術以攫取。故藉此輩無廉恥之脂粉。計以自便其私耳。今之投旗稱奴才者。婚姻之媒介也。婚姻者。富貴之源泉也。黃帝而

有此不肖子孫已與滿酋同在必誅之列而該報乃據為人種混合之證。所謂臭味相投。物護其類者非耶。該報所謂「語言」「政治風俗」「宗教」「人種」之四證。與實情大相刺謬。既已分駁之如上。而現今不能持血胤的民族主義。與政治的民族主義。於下節論之。

記者按滿人創大同報。自為辨護計。然人皆曉然於其有私心。且陳辭岨峿。立言疏陋。猶不若立憲黨人之多有佞口也。今錄此文。亦使滿人庶幾知恥耳。





附錄

徐錫麟傳

南史氏

自丙午以來。清廷畀端方鎮江南。方遣馬販米占元。優人夏月恆。刺探黨人陰事。捕縛入獄者。踵相接。米夏故端狎客也。故革命黨人愈憤。丁未五月二十八日。遂有會稽徐錫麟鎗斃皖撫恩銘事。警耗遙達。北庭駴讋。而徐卒以救援梗絕。力竭而死。嗚呼烈哉。謹按君諱錫麟。字伯蓀。會稽東浦人也。少讀書通大義。然恆失愛于其父。乃益自刻厲。應試輒冠其曹耦。郡邑吏欽其才。以收君門下爲榮。君研精數學。善製儀器。曾手構晷球儀。見者嘆爲莫及。後以諸生中副榜。既復悔之。乃集貲設書肆。假以物色豪傑。繼乃從事教育。尤熱心桑梓公益。創辦之始。邑人嘖有煩言。繼乃欽其識。紹興中學校亦延君任教授。曾乘間至日本觀察博覽會。歸。益有志于經世。繼念宗邦削弱。原於祖國之陸沈。適邑人某某旅上海。結合某君暗殺團。君緣某君之介紹。於滬入會。歸乃運動紹屬會黨。盡交其酋豪。旁及金華諸府。由是草澤間往往知君名

繼念浙省會黨知識淺闇莫若稍事敎練以兵法相勸乃與某某君謀創設大通師範學校於紹興以普通科目外尤重體操六閱月而課畢由是綠林之豪麕集其間。而勢力亦益盛然爲官吏者莫知也。繼念非握兵柄不足舉大計。乃同某君等共假金某氏得數萬金以捐納得道員。又得俞廉三爲之助。僞設奇策以干張之洞袁世凱。欲假官力東游。投身陸軍學校。俟畢業以後。反握重兵。乃東裝再度日本。適日本振武學校。以君體質素孱。禁其肄業。然君固嫺習武事者。雙目雖短視。顧精於槍術。所發罔不中。皖事之成。即肇端於此。君既反國。乃取某氏所貸餘金。運動滿州政府。盡罄其資。昔與君同事者。爭怨之。顧莫能測君所爲。然君竟因是得安徽候補道。君之莅皖也。亦賴俞廉三之助。並得清慶王及杭州將軍長某荐函。慶長均皖撫恩銘戚也。君得其函。持謁恩銘。恩銘大器之。立命會辦警察學堂事務。于是君遂得發抒其意見。莅校後。皷勵諸生殫竭勞勩。每赤日中。戎裝劍佩。躬自督練。儀觀偉然。皖酋以爲能。立奏請加二品銜。而不知君報國熱忱日益歆薄。固將食其肉而寢其皮也。端方既仇殺黨人。皖酋心動。亦下命戒嚴。君聞之。竊獨悲憤。謂禍根不除。終且滋蔓

則神州黃胄有重見天日之期耶乃密約海內外同志迅疾赴皖共圖舉事期五月二十八日會警察生將畢業君乃偪邀皖中官吏蒞堂觀禮亦期五月二十八日而恩銘欲速君對以未集恩銘乃召其校執事顧松問之松唯唯從命遂改五月二十六日舉行畢業禮君慮亟持則謀將洩而從之則後援尚未至顧業已無可如何不如先發以待天命遂從之期近君日召諸生討厲綦切繼之涕泣諸生咸爲動容又密與其同志陳伯平馬宗漢嚴爲戒備二君皆諾之至日恩銘以下咸戾止君始終慮謀洩坐既定君諭敎員某君下鍵某君承命遠遁嗣命顧松下鍵顧松固知情至是忽不從君大憤恨立擊殺之遂還擊恩銘于堂鎗連發皆中之並傷及其左右獨藩學臬以下官吏皆紛紛奪門逾垣遁恩銘尚未死其左右急牽之去君復擊之洞其腹及巡撫署而死臨死猶謂人曰徐道擊我徐道擊我故其下遂發兵擊君君知事敗急率衆据軍械局放槍槍子竭發砲砲機關絕遂被圍陳伯平死之或曰斃于君手君復走爲追者所及卒就禽至按察使署官吏咸臨訊問君侃侃不諱詞氣甚正遂殺之剖其心以祭恩銘云

南史氏曰。長江流域。自張文祥以私憾刺江南總督馬新貽。死之。迄今之數十年。俠風慘澹。亦幾幾不聞有荊聶之儔矣。至甲辰之冬。申春市上。乃始有萬福華鎗擊王之春事。固皎然皖北之民也。然事不成而敗。聞者惜之。顧殺機一開。刺客蹶起。至踰年春日。爰有王漢刺鐵良不成而自殺之事。風潮所播。警鐘不鳴。舞台摧倒。（時警鐘報館以登王漢事被錮而予所著大舞台雜誌亦同受詰問銷燬）蓋亦烈矣。然而吳樾以一介書生因之感激（見其自序）逕懷炸彈以入北庭。力投瀛車。期盡殲其渠。志氣勇甚。乃天禍中國。滿酋無恙。而終殞厥身。悲夫傷哉。兩歲以來。胡塵蔽日。天地不明。漢朝男子。終若甘心降虜矣。廼端酋返國。來我江南。不務安集。而日爲酷虐。天乎人乎。固有人焉。思剸刄于其腹矣。而徐君乃毅然突起其間。先掠小醜而殲之。雖曰傷勇輕生。殺之不武。而其效已著。夙願畢償。要可含笑入地。傲文祥而慙福華。慰王漢而憫吳樾。軒然岸然。悚其魂爲厲鬼以褫擊胡虜之魄。降其靈爲天神以昭告漢族之民。陰佑默相。俾我生者盡集巨憝而殲之。重扶漢室。歸於中州。永奠河山。長覘日月。則徐君之賜我多矣。故傳其略以勗吾黨

中原板蕩索虜入居屠戮之餘繼以焚坑公私塗炭文獻蕩然三百年來非無愛國博雅之士着手眼於閒冷之地求詩書於灰燼之中者顧流傳未廣津逮無從邇來歐化東行求學之士往往土苴其朔後生小子於故書雅記乃至百不窺一何怪其民族思想之銷沉哉不揣淺陋以見聞所及薈萃叢殘彙而錄之隨得隨存不復詮次大雅君子庶無譏歟丁未仲冬六月漢思識。

錢謙益致瞿文忠公蠟丸書

千古來國家之敗壞惟崇禎十七年之禍爲最烈而中興之基業事功惟我皇上今日爲最易西南幅員且半天下無論非一成一旅之圖而賢臣良將無不臥薪枕戈兵馬錢糧方且川湧雲集豈非大有爲之日乎但難得而易失者時也計定而集事者局也人之當局如奕碁然楸枰小技可以喻大在今日有全着有要着有急着善奕者視勢之所急而善救之今之急着即要着也今之要着即全着也夫天下要害必爭之地不過數四中原根本自在江南長淮汴京莫非都會則宜移楚南諸勳重

兵全力以恢荊襄上扼漢沔下撼武昌大江以南在吾指顧之間江南既定財賦漸充根本已固然後移荊汴之鋒掃清河朔高皇帝定鼎金陵大兵北指庚申帝遁歸漠北此已事之成效也其次所謂要着者兩粵東有庾關之固北有洞庭之險道通滇黔壤鄰巴蜀方今吳三桂休兵漢中三川各郡數年來非熊在彼聯絡佈置聲勢浩大宜以重兵徑由遵義入川皇上則擇險固寬平富饒之地若沅州或常德爲駐蹕之所居重馭輕如指使臂三川既定上可以控扼關隴下可以掇拾荊襄老成謀國當久已熟籌而預決之倘以芻言爲迂而無當今唯急着是問夫奕碁至於急着則斜飛橫掠苟可以救敗者無所不用邇者燕京特遣恭順致順懷順三國進取兩粵於江南楚中各借餉二十萬刻期南下其鋒不可當而□續順公沈容現扎星沙尤耽耽虎視因懷順至吉安忽然縊死故三路之師未即渡洞庭過庾嶺然其勢終不可遏其期諒不甚遠豈非兩粵最急時乎至彼中現在楚南之勁國唯辰常馬蛟麟爲最傳聞此舉將以蛟麟爲先鋒幸蛟麟久有反正之心與江浙□提督張天祿田雄馬通寶卜從善輩皆平昔關通密約各懷觀望此眞爲楚則楚勝而爲漢則漢

勝者也在皇上今日當必不吝破格之庸以鼓其忠義之氣灰其爲□用命之心蛟鱗倘果翻然樂爲我用則王師亟先北下洞庭別無反顧支綴但得一入長江將處處必多響集即未必盡爲佐命之偉勳亦足以分□之應接疲□之精神使不能長驅直入我得以完固根本養精蓄銳恢楚恢江尅復京闕天心既轉人謀允臧若讓益視息餘生奄奄垂斃唯忍死盼望鑾輿拜見孝陵之後槃水加劍席藁自裁

陳鑑哭臥子陳公文

維明之燼百城草靡金陵以擠蘇臺忽圮迢迢雲間孤城堰峙沈戸其雄公握其距遙奉名藩神武厥紀傳檄東南豈曰一旅天不祥明民不效死八月兵燹泮散川潰沈既殪身公亦飄逝時予來淞歎公忠義過公之廬已爲□踞踞公之宅收公之田噬公坐公予不謂然緣茲叢釁林火池延厄予獄予於今三年或傳公死或傳公仙或傳公入道或傳公入禪或傳公去閩或傳公去滇孰知公即在山兮公即在川公即在海兮公即在田黃鵠既舉兮胡不摩天神虬既逝兮胡不深潛乃爲綱罟之所駢羅兮乃爲銀鐺之所拘攣乃爲挺刄之所敲擊兮乃爲桎梏之所鑴鉗按以械而

迫就艇兮將維俘獲以歌旋賫攎公爲鴻伐兮森環衛其中邊故日中之熖熖兮忽矢矯其沉淵淵已沉其未絕兮紛鈎獲以戈鋋揮白刄而肆毒兮擠其髮而喪其元城市爭觀以目淚兮人百身其舍旃日詰朝而懸之竿兮日將暮而貯之獄筌旣友屈原而從水濱兮奚訪皐陶而來我屋羣夫喧喧兮肩孄而躑躅予驀爾見公鬚眉兮儼生前其如玉髮𦇧縱其無恙兮着我曹之□□繞悲襞之恍目兮聯梟顱之在櫝惟𣈆𣈆其威儀兮予叱皂隸其勿瀆奉儿案而覆之巾兮私爲位而一哭嗚呼哀哉是日高春有一大鳥縞衣玄裳集於圜扉銜蝀南翔衆目咸觀公神先來耶嗚呼哀哉緬予友公始於燕京再於會稽感公肺腸愛公文章王李之後大雅洋洋天喪斯文餘子孰匡嗚呼公心在明如日在天一腔熱血三載孔艱龍性難馴鶴髮難芟義形於面志溢於顏漢之北海宋之文山耶嗚呼哀哉公有良朋亦有懿親爲夏爲徐生耶死耶爲李爲宋出耶處耶公有愛妾亦有孤兒藏耶獲耶在耶亡耶嗚呼坳公者玄玄𪊲𪊲侶公者曖曖曚曚拜公者𦓡𦓡襛襛報公者豐豐隆隆五月十三醉竹千叢若祭關公當祭臥龍

劉均楊娥傳

楊娥者。滇之奇女子也。其祖父世爲黔國公家武藝教習。娥之兄曰楊鵝頭。藝尤精。然與娥角力輒負。娥貌美而蹻捷過人。黔府護衛張小將者。美少年也。以勇力聞。鵝頭以其妹妻之。娥年十六歸張氏。隆武二年也。時黔國公沐天波奉永明王。是年。安南土酋沙定洲叛。陷昆明。天波出犇楚雄。娥夫婦及鵝頭蹤至。從之而西。明年。流寇孫可望入滇。天波犇滇西徼外。後永明王兵敗。犇雲南。吳三桂追之。王與天波走緬甸。天波命娥夫婦衛王。時流寇四起。道途梗塞。娥與張奮力捍禦。無能當之者。王始得達緬。吳三桂索王急。緬人執以獻。天波與從臣數百人皆死之。娥聞之曰。吳三桂何人。彼獨非大明臣子耶。後永明爲三桂所弒。張悲憤成疾卒。娥遂從兄歸昆明。賣酒平西王府西。日施脂粉。御金翠靚粧艷服。自當壚。纖腰玉貌。見者驚爲天人。吳藩帳下紈袴子弟聞麗人當壚。皆來肆中飲。飲既醉。游談謔浪。稍稍侵娥。娥視其壯健者提之如提孩童。置諸狗竇。沸湯澆之。羣驚起。來奪娥。略以手揮之。皆倒地。負痛逸去。明日。聚惡少數十人。譟而來。娥出之街中。羣聚圍娥。娥聳身一躍。疾於鷹隼。自衆

頭上飛出立於闥外衆相顧驚愕不敢動視娥則神色不變意甚暇衆遂散娥亦不復賣酒矣吳三桂聞之欲納娥娥忽中寒疾疾亟鵝頭往視之時已深夜入其房一燈碧色寒風颯然牀頭設永明王與其夫張之靈鵝頭呼妹不應就視之奄奄然僅存一息鵝頭撫之泣娥忽躍然推兄曰汝亦健兒何作女子態耶遂啓其襟颼然出一匕首寒光射人不可逼視娥左手把兄袖右手執匕首東向指曰吳三桂逆賊殺吾王致吾夫死絕域誓不與之共天地故覓此報仇物以待之計吾之貌與藝足以動之故忍恥自眩冀老賊聞而納我吾計成矣不幸疾死此天不欲我爲國家報仇也言己一慟而絕猶握匕首東指云

本社總編輯人章君炳麟因腦病忽作不能用心頭已辭職今仍請張君繼接續主持

本社謹白

本報今已出至第十八號惟內地各埠尚有未清報費者望從速寄至本報編輯部否則自下期起暫行停寄特此急白

博徵海內方言告白

中國方言。傳承自古。其間古文古義。含藴甚多。而世人不知雙聲相轉疊韻互變之法。至有其語而不能舉其字。通行文字。形體不過二千。其伏在殊言絕語中者。自昔無人過問。近世有文言一致之說。實乃遏絕方言。以就陋儒之筆札。因訛就簡。而妄人之漢字統一會作矣。果欲文言合一。當先博考方言。尋其語根。得其本字。然後編爲典語。旁行通國。斯爲得之。僕前撰新方言一册。略得三百七十餘條。近復展轉鈎考。又發見百餘事。一人耳治。勢不能周。願海內知言之選。各舉鄉土殊言以告。上書今語。下解義訓。旁註某省某府某縣。以便訂實。函件寄小石川久堅町二十七番章寓可也。

章炳麟白

國學振起社廣告

國學振起社社長章太炎君已移居小石川久堅町二十七番地何震方如有信件請直寄該處爲荷

(新方言已出版)

定價金參拾錢

國學振起社啓

天義報社移居廣告

本社已遷于小石川久堅町二十七番地

如有信件文稿請直寄本處爲荷

天義報社白

無代進呈

限郵送 要貳錢

新案 記憶力增進法講義 教授會則

催眠術教授治療案內書

東京赤坂區仲之町貳拾七番地

大日本催眠術協會

代派中興日報廣告

此報由僑居南洋志士所㶏設專爲發揮民族民權二大主義而民生主義亦間及之議論精闢與中國日報相伯仲本社特紹介於學界特別減價凡定閱者全年九元半年五元郵費另加

代派新世紀

法國巴黎週刊新世紀已到至第六號每號取價三錢欲購閱者請至本社面訂此告

本社啓

東京專門豫備學院章程

(1) 本院設在麴町區飯田町四丁目一番地

(2) 本院特為清國留學生教授普通科以俾入學大學及各種專門學校為宗旨

(3) 本院學科課程開列于左

日語　英語　地理　歷史　物理

化學　數學　博物

(4) 本院修業年限訂為三年

(5) 本院授業時間每日以四時間為例定自午前八時至正午十二時止(但因日之長短可變更始業時間)

(6) 學費每月日銀參圓每月初五日徵三個月分

東京

志成學校招生廣告

本學校專爲中國有志留學者而設本校之設非爲營利起見所聘之教師無不熟習教育兹將本校簡明章程畧書於下

宗旨 豫備入高等各學校習專門**科目** 倫理日文英文數學博物理化圖書體操唱歌

年限 三年畢業

入學程度 日文讀過半年英文讀過半年或一年者

入學金 貳圓

學費 每月叁圓

開學日期 九月一日

校址 京橋區明石町五十四番地志成學校

國學振起社講義久未出版深負諸君之望今新刊『新方言一册』凡舊在社中者請至小石川區久堅町廿七番地何震方領取可也

國學振起社白

日本東京法政大學清國留學生豫科招生

本大學梅博士爲總理富井博士爲教頭日本法政諸學之中推以爲巨擘清國人留學于此者年增一年現達於一千五百餘名之多玆擬於陽曆九月初新設豫科班(一年畢業)教授普通必須之學問及日語以爲進入大學本科專門部(法律科、政治科、商科、各三年畢業)之豫備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兼文科大學助教授保科先生爲提調所聘教習皆飽學經練之士丁寧懇切以執教鞭故學於此者前後四年可以卒業而通達普通學之大要與法律政治之深理其捷利莫大焉有志肄業者請速報名爲是

學科 倫理、日語、歐語、歷史、地理、數學、理學、論理、體操、

學費 每月四元 **寄宿費** 每月十三元

開學 陽曆九月十一日 **細章** 向報名處索閱可也

報名處 日本東京麴町區富士見町六丁目法政大學分校

請看一看

告白

本社開設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承辦所有鉛印石印照相銅印等項耑用瓦斯GAS機器印刷極爲明晰四方　賜顧者請移　玉到本處面議可也倘或　賜函則敝社員造府趨謁面訂亦可

帝國出版協會

秀光社

SHUKOSHA.

No. 4. Nakasarugakucho Kandaku.

TOKYO, NIPPON.

請看一看

本社簡章

一 本雜誌之主義如下
　一顚覆現今之惡劣政府
　一維持世界眞正之平和
　一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連合
　一建設共和政體
　一土地國有
　一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

二 本雜誌仿歐美各大雜誌體裁論著不分門類後附時評小說譯叢來稿總求不戾本旨靡不搜羅

三 本雜誌置總編纂一人撰述員無定額庶務幹事一人會計一人校對二人收稿一人

四 本社員之外如有撰述不與本雜誌宗旨相違者請逕交本社編輯所擇尤登錄以本期雜誌奉酬

五 有慨捐本社經費十元以上者奉酬本雜誌一年二十元者二年三十元者三年五十元以上者永遠奉酬俱推爲本社名譽贊成員

六 本雜誌月出一期至少以一百二十頁爲度定價一册二角預定半年者一元一角全年者二元郵費另加

七 本雜誌定於陽歷每月初五日爲發行期決不蹈前各雜誌愆期之失

八 本社編輯所設於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發行所設於東京府豐多摩郡內藤新宿字番集町三十四番地與本社通信者請直投編輯所

九 凡經售本雜誌者十分以上九折三十分以上八折報貲按期滙付如三期未淸者即行停寄淸算幸爲原諒

(日本明治卅八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民報第拾八號

(日本明治四十年十二月廿五日發行每月一回(五日)發行)

售報價目

全年十二冊	二元
半年六冊	一元一角
零售一冊	二角

凡日本郵政能通之處每冊加郵費一分其餘外埠加郵費六分

注意

本報銷逾萬份以上前訂廣告之價目難敷紙費自十三號起改訂價目如左如有特別廣告請至本社面議

廣告價目表

期限	一頁	半頁
一期	拾圓	陸圓
三期	貳拾七圓	拾陸圓
半年	五拾貳圓	參拾壹圓
全年	九拾六圓	五拾七圓五角

廣告取次所

秀光社

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

代派所

日本東京 中國留學生會館
同 神田裏神保町 中國書林
同 富山房
同 三省堂
同 南神保町 群益書社
同 早稻田大學前 同文書店
同 小川町 東華書局
同 三崎町 譚發洋服店
橫濱 永新祥

早稻田鶴卷町 麟圖閣
香港 中國日報館
西貢堤岸 和昌樓
英屬加拿大 華英日報館
庇能 黃金慶
美國舊金山 大同日報館
美國紐約 黃溪記
安南河內 粵東會館
檀香山 隆記日報
新加坡 陳楚楠

吉隆坡 群興號 阮英舫
芙蓉 朱穎兒
小呂宋 入壽堂
坤甸 福源號 江清水
新加坡 振源棧
同 星洲書報社
大霹靂埧羅 湯伯令
蔴六甲 振具春呂文采
三寶壠 黃禮
西貢美萩 同德樓

中國開國紀元四千六百零五年
西曆一千九百零七年
日本明治四十年
清光緒三十三年
陽曆十二月廿四日印刷
陽曆十二月廿五日發行
(每月一回五日發行)

編輯兼發行人 章炳麟

印刷人 藤澤外吉 日本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

編輯所 民報編輯部 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

發行所 民報發行所 日本東京豐多摩郡內藤新宿字番衆町三十四番地

通信所 民報通信事務所 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

印刷所 秀光社 日本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